陳迦陵文集

一

陳迦陵文集六卷
儷體文集十卷詩
集八卷詞三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序

吾友陳其年既歿之三月其弟子萬自黎城來乃搜其遺稿編次成帙時子萬方需次未補住京師甚久數過予謀付梓或謂其年平生工儷體又詩餘獨多他非專長可無梓予謂子萬阿兄文散體固少然瓊林之枝恐未可盡棄也至於詩尤豪放感激當不在儷體下子萬韙予言因盡收以去丁卯夏以書抵予曰日者先兄遺文辱君不鄙棄其餘予得盡載以去敬付梓入儷體已告竣矣尚有散體在君其一言誌首簡以告世之不盡知先兄者予憮然太息曰嗟乎子萬可謂不忝其兄者矣其年少與陳臥子李舒章遊其持論多祖述歷下中年始窮極變化復以專攻徐庾駢麗之文其於古作者之旨未竟所能至而止然其

天才高逸每序一事委曲詳盡鉅細畢臻疑近於煩碎者
之所爲不知其原本史漢葢得物之情而肆之於心者也
雖片語單詞不乏麗藻大抵長卿揄蜀諫獵之遺耳烏足
爲其年病哉獨是子萬於人琴既亾之後務傳其見而後
已故於其兼至之文亦不使輕雨陳根同其蕪没古所稱
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殆子萬之謂乎其年可以不死矣
世之君子績學没世以夙昔珍惜之詩若文付諸後人而
家無賢子弟或以覆醬瓿者比比也其亦聞子萬之風而
知愧哉東武年弟李澄中頓首拜撰

序

先是蔣子京少集陳檢討儷體文行世謂其散體古文在季弟子萬所而無其副余企慕久之今年六月子萬自安平來保陽手一册示余余讀之而歎曰才人之文無所不可其至此極乎夫子雲沉博絶麗敷陳藻繢而尤根柢於法言淵明天懷冲澹發爲古詩而亦間形于詞賦所云元元本本灑灑洋洋固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也詩以六義擅勝而未嘗不原於理要書以渾噩道事而未嘗或遺乎賡歌易理奇奥而彖繫文言其中每多韻語左氏淹博而排比簡練其言多屬疏通固知六經之文體製不一而竆源溯流修詞立誠總歸一致而已矣今其年先生之儷體旣已上掩徐庾遠軼王駱而其散體古文亦且方軌韓歐

蔑視王李殆春華秋實兼有其長玉質金相俱臻其勝者乎夫古文之難言也貌秦漢而竊其離奇旣不免有生吞活剝之誚效唐宋而流於枯淡又不免有蠅鳴蚓竅之譏二者互相詬詈遞爲消長學者將何所適從歟先生獨能以風人之旨發抒性情縱筆所之紆徐百折卒不詭於正以自成一家之言則亦近古之最勝者已葢先生素淵源於家學而復取資於師友故在當時若黃門太史中舍暨次尾朝宗諸君子旣相與稱譽於前在近日則合淝長洲大冶暨阮亭愼齋諸名公尤相與推許于後學必有本名副其實而先生之文于是乎必傳矣夫萬籟齊鳴總原于太虛衆音俱舉不易乎鍾律先生之文屢變而不離其宗遞出而同底于妙亦若是而已顧余於此獨有感焉憶昔

平遠追陪即席分賦京華晤對握手言歡夫何執鞭之慕同變幻於廿年挂劍之悲徒縈懷于身後安能不撫遺編而三歎也哉幸有緯雲子萬爲之弟京少南耕爲之友庶幾香山百卷不憂付託之無人子美多才不致苑殘之抱痛則先生爲不朽耳顧先生之不朽者自在而余特低徊今昔爲牽連書之者如此武陵胡獻徵撰

陳迦陵文集目次

卷一

宋楚鴻古文詩歌序
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阮亭詩集序
孫豹人詩集序
俞右吉詩集序
劉沛玄詩古文序
陶氷修詩集序
葉九來詩集序
許漱石詩集序
許九日詩集序

方田伯詩序
侯碩膚詩序
李延公詩序
石汀子詩序
張孺子詩序
徐唐山詩序
蔣泠生詩序
水繪園修禊詩序
四弟子萬詩序
小三吾倡和詩序
杜轂耕喪弟詩序
王懌民北游草序

卷二

董文友文集序
蔣愼齋文集序
朱幼安集序
王西樵炊聞巵語序
蝶庵詞序
青堂詞序
任植齋詞序
詞選序
周文夏稿序
路進士詩經稿序
陳石書姜子嘉制藝合刻序

卷三

吳子班讀史漫衡序
錢礎日史論序
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皇士卧遊記序
金陵遊記序
歷陽遺音序
百愚禪師語錄序
寒松禪師指迷錄序
贈周櫟園先生序
贈邑侯李蔚宗序
贈徐渭文序

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贈蔡孟昭序

卷四

與張芑山先生書
答康小范書
與蔣大鴻書
上龔芝麓先生書
與宋尚木論詩書
與方與三敎四書
與侯彥室書
答湯靜文書
上棠村梁大司農書

上宋蓼天總憲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與田梁紫書

卷五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府君行畧
敕贈時太孺人先庶母行畧
吳湛傳
許肇箎傳
馬羽長先生傳
邵山人潛夫傳
吳姬扣扣小傳

中憲大夫嵩少冐公墓誌銘
新安戴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表
卷六
樂章議
文杏齋記
依園遊記
重修芙蓉寺碑記
醴泉記
戴務旃歲寒三友畫記
祭姜如須文
祭王西樵先生文
周壽王俞恭蓀二子𣪚懷詩跋

東溪修禊卷跋
補附一卷末
和松庵稿序
筠廊偶筆序
留都見聞錄序

陳迦陵文集卷一

宜興陳維崧其年譔

嘉定陸元輔翼王
餘姚黃宗羲棃洲
如皐冐　襄辟疆　選

弟　維岳緯雲
　　宗石子萬　叅閱
男履端
姪　洢　校

商丘侯方巘叔岱

宋楚鴻古文詩歌序

雲間宋楚鴻秋士先生長君而尚木轅文諸先生從子也年十五浩博瑰麗古文詩歌下筆數千言一時文人學士艷稱之今年余來雲間秋士先生舘予幸舍盡出楚鴻撰著授予讀之余三復卒業尤驚其姿制風秀絕歎爲不可及也嗣是同人衣冠之會郎舍之集靡不與楚鴻偕一日

聽濤閣

同雲徐合皓雪巳舉諸君高會於子玄之宅寺時心手既調景會適湊聲伎未奏仰而賦詩蓋有好將陌上河邊粉持贈香奩咏絮才之句爲子玄新聘茂陵用相調謔無何楚鴻伸紙染翰揮洒絡驛其卒章曰夜深宴罷客將歸一聲畫角城邊雪則又運如鳳鳥之斜飛格比遊龍之初逝洵惠連之絕伎羊孚之佳作矣楚鴻勉之士不幸涉身戎馬厠跡離亂悲身名之未立念馳驅而無從銷歇風雲沉埋上靈君子聞而悲之若夫景物相牽天機偶兆綢繆灞岸之篇悵惘河陽之作倘亦文人所不廢太上所難忘歟然而偉長淡泊卒全身於黃初之間安仁乾沒究靡軀於太康之末余爲世望楚鴻甚殷不徒以其文也況楚鴻家有門風幼稱才子秋士尚木轅文與陳李兩君同堂接席

漁獵墳典搜揚風雅爲神宗以來著作之冠楚鴻又以年少名家闡明宗旨是豈新豐邸宅可語於宮殿之敞麗北里歌舞漫擬於燕趙之横陳固已被此聲華推爲領袖矣至若一門羣從則有旣庭右之疇三異地齊鑣河宗子壽連牀並響漢鷺八歲已有子敬飛白之奇唐鷟三齡頗露子晉吹笙之概異日者開天祿啟石室鼇房中之曲定東閣之書蘭臺諸宋雍容顧盻於其間吾知楚鴻願爲封禪書不作羽獵賦願爲郊廟樂不作委巷歌也余言雖狂楚鴻必將前席而聽矣因憶向者余亦年十五李舍人過陽羨余出昭君曲示之徘徊歎賞不去口實旣又飛書會稽陳黃門實有潘江之目今者薄游雲間辱秋士尚木兩先生披懷投分適館授粲追思陳李已不可得今因撰楚鴻

亭而蟬聯及之亦以見年歲之不可追而東平之樹蓋山
之泉爲可惜也若楚鴻之及鋒而用凌厲無前余樂得而
稱道焉

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西樵王先生詩也先生先有十笏草堂詩集後則有南徐游覽詩暨西湖竹枝詞茲俱不載所載者自辛亥訖甲寅才四年爾維崧讀旣卒卷作而歎曰凡詩之有編年也詎不尚哉夫人之年境不同時而遭遇亦不一轍論世者考其年境以悉其遭遇而因以見其人之生平則百不失一衛叔寶正始名士渡江以後輒復百端交集謝太傅云中年傷於哀樂正賴絲竹陶寫杜少陵遷徙白鹽赤甲間而瀼西東屯諸作益復沉鬱頓挫子瞻動遭口語黃州儋耳詩歌筆勢寔絕平生俯仰年境正復關人筆墨事西樵先生此辛甲四年來倏而作官禁近倏而出使西陲倏而揚旌宛洛倏而對簿幕府倏而横罹吏議

幾與家人不相見倏而覆盆得白扁舟南下父母兄弟妻子握手如平生驩故其詩歌哭無端啼笑不一非阡非陌若斷若續中間如飛狐太行之險譎礄磝滑臺之曠衍以及章華遺殿銅雀故臺峽猿嶺鳥所哀號遷客羈人所愁歎叢祠廢驛古戍殘城與夫人世間一切可驚可愕可悲可喜之事無不於此四年見之故先生之人益如衛虎謝公而讀先生之詩亦如讀浣花坡公二集嗟乎睠言節物豈獨先生卽以余之不肖自墜地來亦四更辛甲矣中間自少而壯屈指疇昔感慨爲多懷歲月以悲來悵流光之不再知不獨先生辛甲集爲然也

王阮亭詩集序

昔者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所謂詩亡何歟說者曰王室旣東文武道缺一時褒文善誹之匹士類不能雍容恬雅以悟其君王蓋激烈之義多而變風變雅出焉詩之所以亡也吾以爲不然子所謂詩亡非作詩者亡而作詩之教先亡也溫柔敦厚則詩之教也關雎葛覃鹿鳴天保諸章亡論已平王以後其民流而多思悲愁儉嗇而不踰乎禮身雖告哀乎豳岐景亳之情未嘗一日離於懷也則猶未常一日離乎詩教也板蕩之世乃重傷之矣山崩川竭雷電爗爗配天之業不祀而明堂之位忽諸君子謂此其世可以史而不可以詩夫董狐倚相左丘明諸賢彼其才非遽遜於雨雪之征夫草

蟲之戌婦也詠歌而悼歎之亦風人之致也惟是身經喪亂忍視爲越人之關弓而政教束濕難託於舂人之助相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沒其出風入雅之才而詩於是遂亡詩之亡也國家之不幸也貞臣誼士之所不敢出也勝國盛時彬彬乎有雅頌之遺焉五六十年以來先民之比興盡矣幼渺者調既雜於商角而亢戾者聲直中夫鞞鐸溪哇噍殺彈之而不成聲夫青絲白馬之禍豈俟景任約諸人爲之乎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爲詩歌也溫而能麗嫻雅而多則覽其義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極盛之時焉吾聞君子欲覘世故先審土風故大夫作賦公子觀樂瞽矇所掌蓋其愼之今值國家改玉之日郊祀燕饗次第舉行飲食

男女各言其欲識者以爲風俗醇厚旦夕可致而一二士女尚憂家室之未靖閔衣食之不給焉阮亭先生旣振興詩教於上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集也爲我告採風者曰勞苦諸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

孫豹人詩集序

余少讀詩則喜秦風每當困頓無聊時輒歌駟鐵以自豪也繼又自悲悲而至於能酒厭後讀楚辭傷其詞義悱惻不自振拔又輒掩卷而嘆夫南風之不競而章華鄢郢之鞠爲蔓草也詎必於子蘭鄭袖諸君卜之乎抑於離騷九辯之哀颯覘之矣以故讀秦風楚辭二書知嬴氏興而芊氏廢也且從人之難與衡人較也心知其說不敢以告人余世家吳中吳中諸里兒第能歌西曲尋陽諸樂府耳烏衣青溪之地被輕紈而謳房中曲者其聲靡靡不足聽也卽向者緜駒王豹之徒所罵爲不值一錢矣夫聲音之際抑揚抗墜之間其關人性術者豈微渺哉故余與都人士相見則必稱詩遇博徒賣醬屠狗販繒諸目不識五字七

字口不嫺平上去入者亦必强之使歌歌猶詩也歌焉而其人之生平悲愉可喜飲食格鬬嬉笑怒罵不平有槪於中一切於歌焉見之人顧可以不歌乎哉今年來廣陵與泰人孫枝蔚歌詩枝蔚泰之焦穫人甲申李自成作亂孫子結同里惡少年數十人殺賊天陰月黑失足墮土坑中追者垂及屬有天幸得不死後脫身走廣陵學小賈則已傾廣陵諸中賈稍學中賈則又傾廣陵諸大賈孫子學中賈之三年三置千金諸大賈曰以肥肉大酒啖孫子孫子益飲啖自若旦日出揚州北郭門而鳴箏跕屣之相隨屬者踵相接也一日忽自悔且恨曰丈夫處世旣不能舞馬稍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至齷齪學富家兒爲於是自泰隴迎其婦來而僦居於揚州之董相祠

旁閉戶日讀書間爲詩而自曼聲以歌孫子旣歌詩而家漸落詩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人或咎孫子孫子益行歌不輟也曰爾曹何爲者今年孫子年四十餘髮毿毿然白張目不闔者如綫嗜飲酒召之飲則無不飲若忘其年之將老而身之爲客也然猶時時爲秦聲其思鄉土而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孫子詩數十卷名溉堂集溉堂者卽董相祠旁孫子僦居處也詩不云乎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孫子之以是名其堂也其猶秦人之志也夫昔人云吳音妖而浮余吳人也媿不能詩然竊附於延州觀樂之義因書以報孫子爲溉堂詩集序

俞右吉詩集序

嘉禾爲吳越之衝邑巖而偏勢所必爭甲申乙酉間天下風塵起禾中人士流離感慨棄其諸生者甚衆余蓋往往聞俞先輩右吉云右吉俶儻好奇負大畧居恒意氣激揚自許管樂然性沉毅遇王公貴人時或滑稽任誕佐以排調當其處儕輩締生死交出肺腑相示懇懇如骨肉也誠非偶然者今年維崧客遊禾流連五十日越日必過右吉談右吉居東門外某氏園面大河背崇壑絕不聞道上車馬聲暇則飲於朱公子家樓朱公子茂昉者亦維崧友也時與酒徒數人醉後大呼脫帽擲地一時皆以爲狂生狂生雖維崧與諸公亦以爲吾非狂誰當狂也一日右吉出其所爲詩令維崧歌之維崧曰是何其音之婉而且哀悱

側而至於傷乎彼都離黍之遺耶吾爲之陳王風又曰有是哉聲之儉嗇而質直逼促而不能以終日乎是山樞蟋蟀之俗也其風也近於魏旣曰哀傷而卒底於和促直矣不至於往而不返高凉感激自相勞勵是爲車轔無衣之餘風焉秦者大也吾知其爲秦秦維嵩三歌詩右吉三太息曰甚矣子之審音也向吾有感於宗周之淪喪太平康阜之不可以復見也吾是以近於哀也旣而悼賢人之奄逝悲節物之不居吾是以近於直哀也不離於思也直也則猶可圖也吾是以屢變而屢上焉今吾子諧商應呂移陰易陽雖天下之善樂孰有過於子乎又一日任生元祥問嵩曰今越中賢豪長者大畧可見矣醫卜雜技黃冠屠販如陸圻蔣斐朱茂昉茂晭徐繼恩之流往往而是矣彼俞

子者何以稱焉余時被酒跌宕漫應曰是人者長不滿六尺吾聞晏嬰短小乘駟馬高車天下且定世事未可知是人也吾知其起而爲相矣

得左氏之章法而出以變化魚龍曼衍之舞固不礙其升歌象管也　吳梅村先生

劉沛玄詩古文序

今天下能文章善詞賦非所稱文人才士哉然而遭世訾議與物鑿枘遘會蹈機動而獲咎興思事故實亦有三一者標致誕逸神智曠邁接引聲勢抗立崖岸楊子幼懟猖之傷杜周甫峭激之累二者詞氣英俊姿制淸綺瀟自才鋒了非依傍耗歲月於藩溷棄形骸於土木一篇之工萬事都廢三者揮斥世資感溺上靈體撰宮殿則般輸集於鉛槧形狀歌舞則牙涓輳於毫素莫不炫等空花幻同海橐盛憲於以夭其年命王勃於以絕其榮華以是三者瑕隙所搆行路見尤輕華之譏里閈不齒至於紆靑拖紫之彥剖符分竹之人愈相駭愕每加離異吾友粱溪劉子沛玄所謂文人才子者非耶年均終賈才踰崔蔡一門昆季

如震修嘐丹敦白出蒼諸君莫不懷文抱質有漢太學五劉之譽沛玄又溫厚淳謹推誠結納與人涉物無間燥濕是其人宜能作渭水之賦而轗[illegible]不類於敬通賦零雨之篇而幽憂不擬於正長也乃今客遊西泠者兩瀰月日與二三布衣兄弟歌嘆辛苦鋪叙淸婉錦台諸公深相玩羨僕雖疎傲滋愧不如嗟乎沛玄抑僕所云文人才士三者之爲累也人亦有言窮而後工劉生劉生今雖少失意非終窮也然則以所爲工沛玄終當任之以所爲窮僕亦何多讓焉

陶氷修詩集序

雲間陶孝廉氷修江表鄒枚吾丘也淹博絕麗搜剔風雅尤工爲歌詩與余邂逅吳越間往返酬酢相驩若肺腑云客遊日久諸名雋善詩者往往謬撫鄙人論次以行世一日陶子酒酣顧謂僕曰古者大夫相見稱詩以見志吾子許隲時彥核矣盍爲我言之維崧逡巡謝曰僕不敏罕所知識其敢附於季子雖然子固余之嬰僑也庶幾一揚扢焉夫詩六經之一也饗祖禰而和神人君子取其聲焉古者采之井臼被之柷敔泗磬嶰竹銖黍靡差聲患其溢也託之於情情患其格也譜之以器自漢魏以來器亡而聲亡矣聲所以至今存者則猶賴夫小夫匹婦之情謳士嬿人無忘諷誹流連邁會忠厚以生雖有陰陽不廢昆蟲之

鼓躍雖有君父不禁臣妾之思哀淚其一遚告我匪他豈祇三事大夫責乎厠蔬屩而誦太平吾甚有冀焉矣吾與子生於板蕩之後時命牴牾難以自靖服膺小雅養其中和將不得爲文武豐鎬之民歟寧以王風終也陶子曰子之立論斐然有裨鑽仰然他人之訾議者又有辭矣曰詩尚犖卓而若輩之聲正以則詩尚性靈而若輩之聲倫以叓詩尚質樸而若輩之詩麗以博繁以悲子何以弭其翕訛毋乃謂二三子實應且檜維崧轢然槩曰是所以爲二三子也今夫八音胚胎於黃鐘四氣渾淪乎太簇豈絲竹調夫宮徵而革木謬夫伶倫乎然而清廟之中或列之堂上或陳之堂下者則輕清重濁實其宜也異哉若輩之言詩吾見其往而不返者此聲也又安望其如抗如墜纍纍

焉貫珠陶子聞之太息曰甚矣哉陳子之審音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而後禍患作吾將以子說詩上之輶軒入之土風庶幾遒人采焉

葉九來詩集序

余兒時則已識鹿峯葛瑞五先生憶是年實爲庚辰余之來鹿城也以張受先禮部故是年西銘太史初歿天下文士知與不知爭集於婁余隨金沙周先生來則日與瑞五暨呂石香柴集勳徐惠朗諸子游置酒樓船臨流作賦纓組飛於前簫笳競於後曜靈既匿繼以華燈城闉未閉華騮已駕當是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無何邦國淪胥張周兩先生相繼歿石香集勳惠朗亦零落畧盡余葢再過鹿城而瑞五亦已將老矣葉九來者集勳瑞五之高弟也年少負盛才爲人礧砢善使氣目光閃閃若巖下電酒闌譚說聲如洪鐘余嘗於棘闈中漏下四鼓聞有呼於明遠樓前者私語同舍生此必吾九來已而果然其礧砢善使

氣類如此鹿城三吳一都會也多鐘鳴鼎食家而葉氏為
冠自其尊府君白泉先生者耆年碩望掩映江左一門羣
從如嵋初子吉兩君先後成進士子吉又以高第為天子
侍從臣當是時也鹿城葉氏華要甲天下九來居乎獨搤
腕言曰大丈夫富貴吾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年壽耳吾鳴
箏跕屣旦曉而遊於鳴珂狹斜間猶不失吾游閒公子態
也以故九來於里中頗多狂名然其自喜日益甚一日者
余與得仲古晉諸賢相遇於桃葉酒家九來適至余拍九
來肩而語曰九來九來宋大夫之玉釵羅袖天下莫不聞
矣淳于髡之羅襦薌澤臣心已最驩矣登牆而望者三年
於茲子豈無意乎會石衛尉家歌舞有屬意葉生者陳生
故為此言挑之九來恐諸人聞餘語亟以他語亂之曰子

慎勿妄言且爲我序詩陳生歸遂述吾兩人交游本末并及九來之生平作一序以報之雖然向者桃葉渡酒家所言九來豈忘情哉

許潄石詩集序

余家陽羨距瀨陽不百里而近申酉之際江南大殺傷而桀黠奴之變作瀨陽潘姓者彭氏家人子也旦日大置酒會其屬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天幸乃有今日則相與揭竿起困辱其主人白晝橫刀市上乘風縱火延燒數百餘家後省會悉發兵捕獲潘姓者磔之夷其家又數年余過瀨陽瀨之長老泣爲余言曰使許使君爲令時得再展一月此輩無噍類矣何至有今日許使君者諱某號潄石楚之漢陽人丁丑進士筮仕瀨陽令撲滅邑中大猾十數將次及潘氏子會使君去卒解後歷任數邑稍遷至廷評官其發奸擿伏皆此類庚子余讀書東皐邂逅許先生假日從許先生遊先生被酒趺宕目光閃閃如巖下電醉

後拍張而舞嗚咽爲楚歌庭中栖鶻盡起星搖搖欲墮者大於斗嗟乎許先生此豈酒人哉先生旣蚤年擢高第意氣爽豁盛欲有所顯白又時會輻輳功績爛然自謂旦暮可效於天下而王迹旣熄文武道衰京室不綱往而中躓可慨也不得已託之於雅頌見之於謠歌命旨逸漾譎文主諫然其閒幽岐景亳之思每飯不忘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許先生彙所爲詩而目之爲詩意云憶余十四五時學詩於雲間陳黃門先生於詩之情與聲十審其六七矣今先生又告我以意我且將嘆望洋哉抑余聞之夫言者心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故劉勰有言曰爲情造文要約而寫旨爲文造情淫麗而煩濫然則維情與聲舍意則吾將安倣許先生之教猶之先師黃門之教也余讀先生詩

大抵風雨內激匏革外宣不陌不阡非逵非路序性情則條暢之辭少而危慼之感多論涉歷則誕放之旨繁而整練之作寡一曲未終絃摧柱折夫人則孰無情乎均處沸鼎之中同在折若之上詎不存於撫掌事有甚於誓肌而飲食笑言醜焉人面神仙酒色極意荒淫此非有異乎人之意也夫意則不能以代為之也許先生之詩先生之意也許先生不盡寄之於詩而寄之於酒又寄之於任誕曼歌亦先生之意也不寧惟是即向者在瀨陽時鷹鸇疾惡此與古株林巷伯之意豈有異哉會先生屬余為先生詩序若僕又何以序先生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則猶之乎先生之意而已

許九日詩集序

余未與九日交則已讀九日詩詩皆淸剛蕭瑟辛切傀俄余雅相嘆慕以爲其源出於小雅及讀崇禎宮詞至六宮盡道江南好無那君王不肯行則又爲悱惻數四雖古家父巷伯何以異此戊戌秋余過婁上吳祭酒讌余於梅村賓客擁集座中一人簡默而飛揚祭酒顧余言曰子亦識其人乎此卽所謂許九日也余越席而揖因與定交去庚子春余再過婁上思一晤許生或有謂余曰彼許生者高陽酒徒耳且生平多博徒賣漿者流子愼勿過許生卽過許生許生顧不在也余過許生許生果他出少頃許生從東來揖余而入門不容旋馬與之語慨慷豁達絕有國士風余聳然心異極知九日非常人也八月間秋深矣許生

陳生復相聚語於金陵兩人之來金陵非兩人志也且兩人之來金陵俱非以詩故然兩人遇則相與言詩卽來金陵仍言詩許生謂陳生曰今天下知兩人也則皆以詩哉然天下誰眞知兩人者子曷爲我言之昔陳思王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今者不言臣雖恨於君亦無可如何也子曷爲我言之因示以詩且命之序陳生曰微子言余將一爲論之矧重以吾子命哉夫詩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惟極盛所以爲極衰也數十年來陳黃門虎踞於前吳祭酒鷹揚於後詩學復興天下駸駸盛言詩矣然上者飾冠劍美車騎遨遊王侯間次者單門窮巷之子竊聲譽博酒食沈約江淹劇裂幾盡甚者銅丁花合刺刺不休焉求其涵咏乎性情神繫乎治術纏綿婉篤鼓動飛潛何求

之槪見也若吾子之詩則前者未與吾子交稔之審矣是奚所待今日言雖然陳生言之天下人聽之猶之乎以許生序許生也以許生序許生幾何不疑其䴡美也則且爲之奈何

方田伯詩序

皖桐方田伯寄之先生長君也歲巳卯余識先生於金陵先生與處士公稱莫逆交猶記一日者處士公他出先生過訪於金陵邸舍余兒時從屏間竊窺之猶昨日事也當是時秣陵全盛六館生徒皆一時名士寄之先生衣紈縠飾騶騎鳴笳疊吹閒雅甚都又以四郊多壘尤來大槍之寇薄於樅陽者歲輙以警告以故先生益慷慨習兵事堂下蓄怒馬桀黠奴之帶刀劍自衛者出入常數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曾幾何時而先生則已僧服矣先生之爲僧於長干也嵩常過竹關從先生游時田伯亦在關中嵩再過竹關而先生念嵩故人子必彊飯之飯皆粗糲半雜以穅粃蔬菜尤儉惡爲貧沙門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噉自

若飯輒盡七八器廻思金陵時移物換忽忽如隔世者噫可感也先生既隱於僧田伯兄弟益作苦單衣短褐往來燕楚吳越間燕楚吳越間人多憐之然田伯兄弟力學益日甚庚子秋余與田伯別三年矣一日田伯以書屬黃子俞邰曰不腆敝帚子其爲我索陳子一言并致書陳子索之者再陳子卒讀方子詩喟然嘆曰嗟乎方子以彼其才使當漢武時吾丘鄒枚何足道哉方氏既爲皖桐望族貂蟬韡組掩映天下而田伯祖父又皆豐功偉業光照竹帛一旦陵谷變遷方氏一門爲世所忌諱幾類怪物客之先生又轉徙豫粵隱忍無窮時然其里中兒黃金橫帶者又比比然也以方氏論即使能治田園生產如中人家田伯之才已不可及況又能工文章殫思慮以自表見哉居

恒歎古今人不相及今觀田伯何恨也方氏兄弟三人長
即田伯其詩已刻之俞邰選中今所爲序者是次位伯爲
人倜儻負大節精於天官姑布子家言生平不多爲詩故
不及序其詩三曰素伯余最愛其才別有序

侯碩膚詩序

侯公子碩膚僑寓湖上居無何橐中數千金立蕩盡嘗事故人卒無所緩急贈遺郊勞之禮缺如公子率未嘗邑邑不自得猶嘍嘈自豪也益意氣不少落云陳生者東吳之鄙人也亦游錢塘素與公子善且居又相近公子暇則過陳生游因出其詩歌十數卷音節凉直婉於盧劉也自言世籍北平才性誕放家本尚主少時出入兩宮肺腑聯輦上一門之內丹朱其轂者數十人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十六倜儻執金吾聲勢烜奕擬漢之大長公主家數年以來宮殿煨燼世事潰決自昔淸河戚畹之宅富平小侯之家莫不流離戎馬蹀躞敗掠而侯獨以患難餘生涉颿粵過齊魯背親懿去墳墓幽憂遷播至今尚存然則予今日之

弄文墨戲翰籍非得已也嗚呼豈真非得已也公子言未竟陳生起以一卮酒爲公子壽曰公子無多言公子本末至今日而何敢言也且是又奚待言猶憶甲申乙酉間先君以黨人獄株連鉤鉅幾不免皖城手公子暨尊甫先生周旋推挽爲城門校尉之計者倍至當是時公子幾殆公子縱不言僕豈須臾忘之耶公子雖失意然尊甫先生尚宦粤公子又壯盛顧盼英偉雖暫隱約非長貧賤也僕不幸罹於大痛新廢蓼莪鄉根知孤露之悲盛孝章永年之歎追思疇命何以久長流覽曩悰祗堪下涕灰釘可期榮華遂絕公子尚以僕爲人哉思智卮惑才術蕪穢發函伸紙茫然若憰聊與公子述其辛苦已爾

李延公詩序

如皋李生延公經年不與賔客相見則以家難故居恒獨好爲詩陳生再至如皋讀書巢民先生家而李生亦無家久依其舅氏以故兩人朝夕得相見相見則必論詩顧李生詩益工李生旣以名家子一旦門戶僨裂姓名爲常世所諱不肯錄之齒牙間其尊甫先生又被縶石城情理危廹宗族毀敗至欲求爲馬醫夏畦而不可得說者謂李生誼不可以稱詩卽爲詩萬萬不能善說者旣爲此論而陳生亦以爲窮民無告如李生將悲其思理昏亂一不自振扳而長爲無聞以歿世也乃不意其至此於是陳生仰天擥腕而三太息曰夫天之窮李生一何甚哉顧天又安能窮李生自皇室不綱金陵瓦解袁粲王琳之事義亦見於

天下矣生亦可不恨顧生雖蒙難既非若隴西當日頹其家聲而又志行矯然性情忠厚發爲詩賦皆淒然有君父之思余悲李生之志竊幸其能自振拔而又自傷無力徒嘉其志行不能稍與之爲力也陳生客歲來如皋常與李生爲兄弟交生之尊人慢庵先生又最愛余今再來而慢庵先生已不能卽相見僅時時與生周旋生母冒夫人巢民先生姊也其視陳生不異於猶子也陳生何以得此哉李生既知陳生生之父若母又甚愛陳生念生之所遭甚苦所爲詩近又甚工而比者陳生又將別也李生勉乎哉河清難俟吾兩人聚散亦復不可知安得常常悲歌握手如今日者乎伍胥啣怨而吹簫高漸離感恩而擊筑且可而況乎歌詩乎哉歌而不工世謂李生不能歌歌而工世

又謂李生何暇歌也然則爲李生者不歌不可歌亦不可

李生李生其謂之何

石汀子詩序

石汀子姓奇人奇詩益奇其死亦甚奇石汀子姓咎名質字無疑江南宣城咎村人庚辰石汀館余家授余仲弟書是年余十六騃稚好弄閒則從里兒爲意錢白打彈碁格五賭跳諸雜戲余雖未執贄師石汀石汀顧以師自負每見余戲數且罵至頭頸盡赤然余是時又已竊爲小詩石汀偶見之又大以爲工提余所爲詩笑歌去後五年爲甲申余粗涉世事益日夜發憤爲詩會與石汀一再相見石城互讀其所爲詩讀已哭既笑曰已矣今世誰知我兩人者別去又數年石汀竟死其死也以詩故死於獄悲夫石汀生平頗兀臬與世率齟齬性又褊隘意所不合掉頭去喃喃罵不止終日掐擢腸胃佶曲聱牙作爲詩如健鶻擊

物而驚鬼搏人也如項王戰戲下喑嗚叱咤金鐵皆鳴也淒淒然又如羇人之寒起而寡婦之夜哭也其才如象犀珠貝丹砂翠羽瑰奇班駁絕可貴重而天顧不甚愛惜之乃使其流離不得志以死石汀又不自愛惜皆聲譏訕無所避忌詩歌篇什漫漶牆壁間都不自收拾人復不甚愛惜石汀死之日曾以詩託其友某人而某者庸妄人或則以其詩投糞溷中於是石汀竟死石汀死而詩之存者僅僅數十首嗟乎可惜也然而石汀傳矣石汀長身瘦軀結喉面窄而微黔着短幘形如方屋己丑正月石汀予詩獄起在獄中挾史記一編日夜讀旁若無人者羣獄囚相顧嚇曰囚何得讀書石汀怒且詈益疾讀不止俞綬云

張孺子詩序

黃岡杜叟于皇詩人也年老而貧僦居雞鳴埭下生平絕未嘗輕許人獨深知張孺子孺子名圯授揚之如皐人家亦赤貧常依其婦家以居蓽門圭竇僂如也性喜潔喜茗荈家無儋石客至輒爲設茗荈閒喜飲酒酣耳熱嗚嗚不得意則瞠目而視也或踞地而歌以故里中皆以爲狂生杜叟獨以爲非狂生維崧之三至如皐也則三與孺子游孺子三歌詩戊戌冬陳生初至如皐冒巢民先生謂曰此閒有張孺子者可不一識其人乎維崧喜亟從之游時陳生初至如皐時如皐諸公爭交驩陳生陳生則喜爲狹斜陸博諸戲諸公或心非陳生孺子與陳生則心好之晨夕不相舍也醉則與陳生歌詩已亥夏陳生再自如皐適江

南有海警陳生道梗不得歸益日與孺子歌孺子詩益感慨橫厲爲兵車鐵馬聲今集中所載七夕蟋蟀諸篇是也庚子秋陳生年三十六下第不能歸復佯狂而游於如皋焉陳生則愁病不復歌而孺子歌自若甚或披髮而歌於市中一市人盡驚蓋陳生三至如皋三與孺子游孺子三歌詩焉孺子詩沉鬱頓挫飛揚感動絶似杜陵五律尤多情至語如白頭父老悲來說舊又如羈人寒夜作萬里家書真摯不忍多讀絶句亦掩抑摧藏一語百思生平惟古詩不多作云嗟乎使余非冒先生何知有孺子孺子亦何知有余冒先生之知人能愛士可多得哉若杜叟之窮愁老病轗軻道途間其情深於孺子宜也余三年來所與孺子同游之人則曹文虎繡許山濤嗣隆顧仲光煒所游之

地則冒先生水繪庵城西章氏離垢園園傍第三家雛姬

某某歌樓因撰孺子序附記之

徐唐山詩序

始余十四五稱詩里中里中先子而稱詩者數人徐君德韮其一也德韮爲詩酷好杜陵而余時則腸肥腦滿著高屐於市上作謝鎭西鸜鵒舞意益揚揚甚自得也後年稍壯涉歷於世故者深於是始悔嚮之所爲詩而竊從徐君游徐君亦雅善子與里中吳君傳星任君王谷朝夕爲詩恨相知晚也驩甚唐山者德韮弟也讀書好大畧於書無所不窺所爲制舉藝出入守溪昆湖間應有司試有司屢以第一人處之蓋江之南爲應舉藝者無不知有唐山云然唐山固獨好爲詩唐山之言曰昔子之爲詩也里中父老輙譙讓之其見佚者則大喜曰夫詩者因能貧人賤人者也若人而詩吾知其長貧且賤矣及遇親厚者則又痛

惜之以故吾之爲詩也非惟不令人知也并不令婦知且日婦從門屏窺見余之側弁而哦若有類於爲詩也則詬厲隨焉甚且至於涕泣盞舉平生之偃蹇不第幽憂愁苦而不免於饑寒而皆歸咎於詩之爲也日者國家罷制舉藝不用余因得以曼聲大叫而從事於詩也今而後莫予毒也已余聞之爲大笑不止居無何唐山出其前後所爲詩示余余見其浸淫風雅磅礴騷賦掉鞅於漢魏三唐諸名家余讀之歎息不置獨憶予與德⿱非山傳星王谷稱詩里中時德⿱非山傳星與余三人者皆髯也里中人以三髯呼之今徐吳墓皆宿草三髯者獨余在耳王谷又避跡離墨山中輒經歲不相見余之與唐山也唐山旣久僦居吳陵余亦客游東皋七八載反皆以輕去其鄉故乃得時相往來

嗟乎故鄉兄弟聚散離合之際可勝道哉因序唐山詩及之則又悄然而悲矣

蔣冷生詩序

李唐蓋丹陽多詩人如皇甫曾冉兄弟張籍權德輿冷朝陽許渾俱有聲中晚間其風土樸而秀練湖經山之界往往多典午時故蹟吾生平獨歎息昔人所輯丹陽集不傳丙申冬余來游其地始獲交蔣冷生清云冷生二十年者舊弱冠以舉子業掉鞅藝林諸先生翕然稱之旣壯齒不遇婆娑闤闠雞坊與諸小兒爲伍非其好也則益工爲詩其詩自乙酉以前余不及見論其見者卷軸浩繁不下數十種大約沉鬱蒼勁瀏脫頓挫上者子昂感遇杜甫夔州之作次亦王建張籍白居易一流義必有繫諷必有諫其纏綿諷諭之旨若斷若續若滅若沒於唱歎間嗟乎蔣子之性情可謂深矣生平急友難重然諾常以橐饘事往來舊

京請室間又冷生自言少時挽弓能至三石石騎駿馬逐兎箭如饑鴟叫大澤中為健兒第一今已棄去久矣語次若有不自得者又余聞丹陽尚有眭修年思永賀公裳咸能詩修年恨余未及數見僅道上一揖黃公則酒間談論娓娓數四其所著載酒園詩話余所尤喜云

水繪園修禊詩序

水繪園修禊詩一卷共八人王阮亭士禛邵潛夫潛冒巢民襄穀梁禾書青若丹書毛亦史師柱許山濤嗣隆陳其年維崧詩則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七言絕爲體有六其詩三十有八首集既成陳生曰嗟乎夫人哀樂之交乘而友朋聚散之難必也不亦大可感哉余之居東皐蓋七八年於茲矣此七八年中每偕皐之數君子以游於茲園然往往恨不克從王先生及余來揚州平山紅橋之間明簾白舫欲與皐之數君子者游而又邈乎其不可得也因竊太息以爲友朋聚會之樂如是其難卽余比歲居東皐而冒先生者其家實不如平時始余至東皐茲園也風月之晨烟雲之夕冒先生未嘗不至余未嘗

不從其後則歲或十數至矣又其後則四五至矣甚者或一二至噫何其難也今幸王先生旣按部東臯而陳生從陽羨來毛生又從婁東至邵山人雖老且善病然尚健飯形容固未甚僊也東臯數君子雖晨風零雨飄散爲多而山濤穀梁青若尚蹻躧從冐先生後以觴詠於茲園也何其樂耶然是役也邵山人實年八十五且病恐不獲數相見而王先生又旦夕將及瓜則又爲之悄然以思酒二參王先生作而言曰夫哀樂之交乘而友朋聚散之難必也誠哉如子言矣使千秋萬載後知吾與汝今日之樂也使吾與汝因前日之難而益知今日之樂也其樂又何如乎而況於風日之清嘉禽鳥之歌舞與夫都人士女之嬉遊乎陳生曰唯唯何敢忘若冐先生之茹荼集蓼而忘其憂

以樂其樂也與穀梁青若之服勞養志以博親一日之樂則又大可紀者是集也盍歲乙巳之暮春三日云

全以難字樂字相激射生出文情文凡四段作兩層極唱歎之致 王阮亭

四弟子萬詩序

余弟生十三歲而孤十四歲而贅婿雎陽家貧苦不能讀書然見諸兄輩爲詩又心竊好之間歲一相見弟輒出其詩示余時露驚何今春余從許下來視弟得閱其近作數十首氣格深穩卓卓欲度驊騮前余大喜稱善弟揖余言曰弟不幸贅居婦家離諸兄僻遠自傷年少而孤未得一日之優游挾書以學夫學詩者則如何余曰弟亦知騎乎余少長東南性不善騎歲暮由汴梁抵雎陽則學乘馬乘之一日惴惴焉躡蹬以驚瞿瞿焉抱鞍而駭且恐其二日則怦怦焉猶若有未釋於中也至三日則施施焉揚揚焉上下虎牢成皐諸絕坂盤旋縈繞曾不知身之附於鞍手之麗於轡也騁銅駝失足墮馬頭目盡腫於是頓怯甚視

旁之騎且行者胆顫魄悸口呿舌撟而不敢下乃與向之未嘗騎者無以異噫是曷故哉畏難而改一蹶而僨事也吾弟今日其盤旋絕坂之日也他日者慎毋畏難而改一蹶而僨事哉睢陽有仲衡恭士叔岱諸先生詩中之王良造父也余且歸矣弟其試以此問之

小三吾倡和詩序

小三吾亭名也亭在鶴峙上倣元次山結而小之也爲亭爲峙皆水繪庵中之勝處也水繪庵者何如臯冒辟疆先生之别業也戊戌十一月陳子自婁江挐舟訪先生先生館於小三吾而日與賦詩飲酒焉小三吾倡和所由名也小三吾倡和最多不一集陳子來則序陳子所倡和之詩也先生常語予曰若亦知作庵者之意乎始吾與若先人及貴池吳縣華亭桐城歷陽嘉善歸德萊陽豫章東粵諸君子遊風節錚錚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無何遘世亂諸賢零落略盡若先人之悲宿草者亦三年於茲矣始先大夫奉先祖大夫而游於逸園及余奉先大夫而游於此庵也雪月之夜燈火徹夜不絕酒人歌吹之聲與絲竹相錯

雜圓方楅器并一切細碎之物不移而具如是者幾數十年今巳矣余心悲焉思託此庵以終老焉又以母恭人年高未敢也吾生平於文章朋友寒藉此衣而饑藉此食焉吾臯人士其貧而嗜學瑰瑋英傑者可游也弱弟兒子輩粗知文筆可教也余姑息此而後終隱焉自吾子之來吾廬也城東之負郭田以甌脫石田告矣余不問也算年盆者數十萬緡錢計無所出矣余不問也馬醫劊漿卜算雜技黃冠浮屠之告貸者負余門而林立矣奴之肥者瘠而黠者愚矣余不問也日食飯不過一二器胸膈潰悶舊疾閒作余亦不問也惟是一詩一文之當余意者若可以賤踰貴焉小加大焉貧易富而疎當親焉一往而深余亦不知意之何從也余聞是說也纍欷而三歎夫以冒先生之

篤於文章如此冒先生之篤於友朋如此冒先生之篤於文章篤於友朋而能捐棄一切置不問如此況以臯人士如孺子振兮仲光仁昭子徑兼生聖木貞木文虎諸君皆奇才卓犖掉鞅當世而又有無譽髮及年纔舞象而才且賢以爲先生弟穀梁青若以爲先生子遷于山濤延公會銳以爲先生之中表若甥臯雖遠非吾鄉然余所極難忘也余安能不客游於臯故獨念當時先生與先君及貴池吳縣華亭桐城歷陽嘉善歸德萊陽豫章東粵諸先生游風節錚錚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諸賢今零落略盡先君子之棄粉也亦已踰三年今粉獨以故人子千里躡屩從小三吾倡和然則撫今思昔樂往哀來余又焉能已於悲也旁有吳中老教師爲冒先生二三十年舊交鬚髮毵毵

日夜淡張燭目不闔如綫聞陳子言亦述其江淮間舊事

泣下不止坐客皆罷去

杜輟耕哭弟詩序

嘗讀樂府上留田行見其纏綿悱惻懇摯沉吟未嘗不臨文浩歎莫能去懷及觀陳思王怨歌行寄與金縢寓言管蔡又何其動人至是也甚矣友于同氣之際深矣哉自古文人彌躭詞賦風騷一道踵事增華然而旨不外夫飛沉義惟關於月露藝文載之君子無取焉無他越人關弓壯士不爲之變色日中掉臂貞夫寧以之輸懷強笑者不歡而假寐者恒覺也然則格神祇饗天祖感頑艷察貞淪舍倫物吾誰與歸輟耕哭弟諸詩惻愴以植旨辭標以序哀蒼渾深長往而多復鬱伊重複抑而又揚飛鳥聽而悲鳴牧馬聞而仰秣嗟乎爲詩若此而善矣昔者樊於期一嘆上客傷心雍門子三彈貴人流涕他如牧犢子之於夫婦

羊角哀之於友朋寺人孟子之念君王伯奇孝巳之懷父母今觀杜子意豈異也夫讀于皇先生父子詩者謂之詩人可謂之情人又奚不可哉

王憚民北游草序

北游草一卷婁東王子憚民之所作也古者列國大夫行役必有詩其入人國也束羔載贄而外尤必歌詩以見志今春秋所紀韓起叔向晏嬰季札諸人是也秦漢以來古詩失傳而班叔皮曹大家潘安仁諸人猶有北征西征諸賦蓋賦者古詩之流也今夫天下道里遼濶不知其幾何矣士之出游者其間水陸之所經南北之所限必有舟車跋涉之勞霜露風霰之苦波濤棧閣之危至於一介行李又必僦邸舍雇僕馬料費用非如輶軒上使所至有供億之繁驛館之盛也以故駪駪征夫勞苦倦[illegible]往往自言其傷者極多矧夫士之於役者不憚千里之遠犯險阻冒雨露重趼而至固將見用於世也而或擯斥於有司使其瑣

尾流離爲鄉里小兒所笑自非上聖流連慰激而爲不平之鳴庸詎免乎而達者非之以爲窮達命也吾雖不遇矣而往來所見山水奇變雲霞燦麗與夫都邑城郭關梁宮闕一切瑰奇雄偉可喜之物猶足供俯仰資憑弔焉何至爲旅客之先咷乎而上者則又非之以爲吟頌風物留戀光景此特山林不得志無意於世者之所爲也吾雖不遇矣譬如象犀珠玉雖暫困塵壤而久必爲世所貴用是故於其所至也見漕艘之絡驛黃河之犇放凡有關於國計民生也尤必咨嗟而三歎焉至於戀所生恤同氣藹然有陟岵陟屺之思此則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則犨民北游之詩所爲作也犨民婁東太原里族爲太常烟客先生子周臣端士異公之弟虹友藻儒之兄兄弟負才名皆與余善

和松庵稿序

嘗與友人說詩作詩有性情有境遇境遇者人所不能意計者也性情者天之莫可限量者也人爲之也宋子之性情深矣哉或曰宋子繫相國文康公冑子家世鼎盛自祖父以來爵位通顯仕於朝爲名公卿者不下數十人宋子又年少負異才結髮官禁近宿衛期門羽林軍又常從
先皇帝射獵長楊五柞間覩金安上張安世諸徽侯亶弟畜之今且通守黃州蘄黃爲古曹劉戰爭地宋子判牘暇則脫身走萬山中強弓劣馬一日殪五巨虎歸歸而置酒雪堂賓客在前簫笳在後酒酣樂作江水爲沸光黃間人稱說之往往鬚眉如礫蓋宋子生平境遇類如此發爲詩宜其激揚奮厲爲顧盼以自豪顧乃審音按部不摦不窕

抑抑乎有以自下也惻惻焉恒若不自得也則何爲者也余笑應之曰客但知境遇而不知性情夫宋子之詩宋子之性情爲之也今夫宋子之閥閱固貴且盛矣然少受文康公教束脩圭璧折節與賢豪長者爲雅游自顧無異諸儒生諸儒生亦常以此多之宋子之抑抑乎自下也是宋子不以富貴驕人也則宋子能守文康公之教也且夫雎陽固擅都會之雄黃州尤極江山之勝乎而中原旣游經兵燹一時雪園諸子死亾畧盡無一人在者三楚被寇久其受禍亦最深以余所聞劉同人梅惠連王在明曹石霞諸前輩其人亦俱不可作矣獨一王子雲在耳又老詩不省事宋子能無悲乎其惻惻焉不自得也悲天命而閔人窮也宋子之志也吾故曰性情爲之也客若但言境遇則

余之境遇窮矣流離困頓瀕於危殆者數矣然而絲奮肉飛輙不自禁猶能鋪揚盛麗形容聲色以奉卜夜之歡終不自知其憊也夫以余之境遇猶能爲和樂之言又何惑乎以宋子之境遇顧何工愀愴之調乎哉夫境遇之說不足以限中材又何能以量賢智也客乃唯唯而退至宋子前後詩則有栢鄉合肥太倉諸鉅公暨余友恭士甫草論之詳矣余不具贅爲弟言詩有境遇有性情其異同如此

筠廊偶筆序

筠廊偶筆若干則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所譔著事皆幽奇瓌麗上補輶軒册府所未備下亦可徵得失稽謠俗焉語則遒峭整潔不名一體大約在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伯仲間非餘子能彷彿也維崧性嗜典籍即至叢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諾臯者流非筭博士即鬼董狐耳旣骫骳不足道閒有裨於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諸書則又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獨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不觚錄議論絕有根据近則汪鈍庵戶部說鈴敘述不苟黜渫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僅此二種今又得牧仲是編相鼎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有秦碑漢碣紀事編年考亭

涑水之褒譏夾漈貴與之薈蕞其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自後人睬之以爲大非偶然之故也至於珠囊旣熸玉册安在庸知不偶者之非偶而偶者之大爲不偶也哉今觀宋子是書覈萬物之源流貫三才之同異稱名邇而寄意遠是書也而詎偶然乎慊爲偶筆其猶宋子之謙辭也夫

畱都見聞錄序

余年八九歲祖父挈來金陵僦宅成賢街蓮花橋下後隨先大人省試率三歲一至以爲常其最盛莫如巳卯壬午兩年巳卯寓溧陽宋憲副鷗天別館是歲遂遊樓山夫子門夫子則寓鄒滿子閣子崧寓鷲峯寺者壬午秋也甲申秋先大人會避鉤黨禍與夫子倉皇去金陵居一年夫子慷慨仗節死先大人亦鑿坏墐戸足不至南中者十餘年余嘗孑身獨遊旁皇冶城桃葉間欲問兒時巷陌往往迷不得其處所云成賢街舊宅巳轉徙數易主其他宋氏園亭鄒氏閣子及鷲峯諸舊寓盡滅沒荒煙斷靄中惆悵至不可問蓋人世滄桑而歲月之不足供把玩也遂如此庚申夏子班聞史事來燕聚余以夫子是編發函伸紙頓還

舊觀蓋自癸酉迄今已閱四十餘年其間盛衰興替之故有不可勝言者展東京夢華之錄撫淸明上河之圖白首門徒淸江故國余能無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因題數語於後而歸之

和松庵筠廊偶筆兩序先兄爲宋牧仲先生作原稿所軼牧仲先生自濟南郵寄時文集剞劂已竣命工續刊附於一卷末矣己巳孟夏貴池吳子班訪予南平出示先兄留都見聞錄一序留都見聞錄乃樓山父執之遺稿也子班急命予錄入集中追思先兄文章隨手付人不留稿者豈僅此二三作哉倘海內君子與先兄有縞紵好者搜葺寄我補登梨棗共成完璧余竊有厚望焉

弟宗石書于南平公署之患立堂時己巳四月十有三日也

陳迦陵文集卷二

宜興陳維崧其年譔

山陰周金然廣庵　弟維岳緯雲
吳江董閶方南　選　宗石子萬　參閱
黃陂葉封井叔　男履端
武進周清源雅楫　姪洢　校

董文友文集序

嘗覽昭明太子文選及阮孝緒七畧諸書見其甄汰精英裒次該雅未嘗不嘆漢魏以來離亂愈多而文章乃大出也士今日蹂躪戎馬出入憂患所謂離亂者非歟而運丁建安罕仲宣灞岸之作時值湘東寡子山江南之製意者文章之說抑尤難之余友董子文友少負才名卓犖有奇

氣一日被酒跌蕩與余放懐述作之事滕庸言曰咄咄陳生子桓不云乎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顧文質異軌正變殊塗總極陶冶未導窾部予其爲予言之陳生曰唯唯僕不幸有犬馬疾雖然嘗聞之矣夫言者心之聲也其心慷慨者其言必磊落而英多其心窾愛者其言必和平而忠厚偏俠之人其言狷詄蕩之人其言靡誕逸之人其言樂沉鬱之人其言哀要而論之性情之際微矣是以先王采風輯俗用以驗士風考政治輶軒之美播於郊廟話言之懌洽於友邦此文章之所由興也今者匹婦之致未便經緯文人之長彌工雕縟質愿者風人之義或缺才麗者太始之興已澌振興而揚厲之非得淹博閎瑋如子者而誰董子謝不敏因出其生平所著古文詩歌數十萬

言見其賦鑠班馬詩宗曹謝記序馳騁徐庾碑銘上下潘陸以及表啟策論令教辯說諸體靡不犂然畢備余讀未卒業爲之太息夫文友聲名蔚起稱譽且滿天下獨與余雅契最厚知之最深其爲人豪邁感慨不可一世然當其鄉交游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於膠漆也又從其尊公先生宦遊江湘上潯陽泛洞庭登仲宣樓尋昔人作賦處江山雄秀士女明媚發爲撰述蘊吞若雲夢者十八九曾不芥蔕也近者歸自襄陽益與二三兄弟闡明藝苑切磨經術閒又悼同類之蕭朱慕昔年之廉藺當筵流涕對客悲來余益知其繫心朋友綣懷倫物者矣又何怪其鋒刄橫溢情思愷惻感動飛沉耶客曰是又工倚聲今夫美人香草屬於君王比興閨襜奚妨染指彼夫以香奩西崑之

體目文友者是豈知吾文友者乎離亂之人聊寓意焉君子謂可以觀矣

蔣愼齋文集序

愼齋先生集若干卷凡序記書啓諸雜文若干首先生由進士起家湖廣應山縣知縣奏最入掌禮垣出爲江西九江僉憲旣又爲瑞州府同知尋守黔之平越府集中文在黔所撰爲多維崧蟄次竟作而歎曰美哉先生之文其謂之夏聲乎夫夏者大也 國家以文教涵濡中外旣已三十餘年意必有淳龐魁壘之臣吐辭爲經出言成論戛擊鏗鍧金春玉應於以發揮天道經緯人事原本王教崇進民風乃求之天下卒未數數見也誠不意當吾世而得誦先生之文先生之文其先生之志也夫嘗見今之仕宦者矣居官負赫赫名則倜然提鉛槧捺不律從文士爭尺寸之譽以鳴尊奢亦常鈎棘脣吻劇鉥腸胃奮其猛鷙不難

與韓穮諸大家相抹撥或諏以河渠鹽穀戶口阸塞天文地利諸要術輒頭面發赤噤齘不出一語一旦太宰除吏稍涉岨僻距鄉國僅尺有咫雖魯柝聞邾則猶之遷沅湘謫蒼梧也其視吾父老子弟猶之狙猱猨玃之不可一朝居也賈生弔屈左徒之賦宗元與許京兆之書無不家長沙而人栁州也其志陿故其文僿其志誹故其文懟激而刺譏奚所當於誼夫匹士之藹惻者爲郎與寺人孟子漆室女之屬比量而絜志乎亦甚相莛楹矣先生官給諫言天下所不敢言言天下所不可不言所侃陳皆關家國諸大計至於出守九江之官貴竹坦然就道不以外僚散秩致其牢騷不以荒徼蠻方爲芥蔕朝則繪安上之圖夕則咏石壕之吏爲憚人告哀焉有誦黃蘆苦竹於江州司馬

之前者先生叱之何以詩酒恩乃公若夫鈷鉧潭袁家渴
標新領異窮高極深先生曰噫落吾事矣凡先生之志如
此故先生之文如是其可傳也始先生爲諸生與余同舍
讀書有年酒闌杯熱齒角槎牙俱浩然有以自命先生既
游歷華貴鴻筆之人爲國雲雨而余則濩落如故朝不坐
燕不與廁身傭保作爲無聊賴之言以自娛先生不鄙我
而顧哀我焉益哀余志也若先生之志皎然不欺其文章
與唐陸贄宋眞德秀相伯仲則夫人知之矣先生文堅光
毅響絕去今人柔聲媚色嶄然有以垂後易曰修辭以立
其誠書曰敷奏以言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懌矣余於先生
之文亦云

朱幼安集序

梁溪有砥行好修之士曰朱生幼安余往來九龍二泉間四十年所見賢豪長者非一輩顧絕未知有生即客亦無爲余言生者客歲予方爲今詞選鄒生與菴投我友人詞卷余疾讀一過見其排奡撞激有深爪出目作其鱗之而意中間時雜數行幽澁處如枯枝罥風欲墮而不得墮也又如驚湍崩瀉怒流砰磚或爲巉巖巉崿所束縛旁穿石竇而不獲自遂也余時大異之顧語鄒生定爲誰作生言此武貞友朱生所爲因歷言其爲人狷介連峭深沉刻苦刊落一切嬐嬰突梯諸俗習與人交落落穆穆絕不學邑中徵逐子所爲以故人莫知生生亦不求人知生平著述等身凡夫山經地誌鳥篆龍文汲冢之叢殘琅函之隱怪

靡不穿穴其中而縱橫以出之先生試一見生其不以某爲阿所好乎余聞之憮然則始知梁溪有朱生矣今年夏余又來梁溪朱生過邸舍謁予與之言書卷之氣軒然露眉目間出其古文詩歌示予蒼莽雄渾自闢蹊徑余於是益歎鄒生爲知人而余昨歲以詞人目生爲未足盡生也古賢人才士之著名氏者兩幼安一漢管寧一宋辛棄疾管寧爲東京高士繩床皂帽其品行甚高生之爲人庶幾近之若其發爲歌詞豪頓感激擬之稼軒復何多讓千古兩幼安生一人兼之生其尚勉乎哉俗士所稱許何足以盡人材生姑洸洋恣肆以自力千古焉其覩天地百物之情態俱於我何所增加矧區區流俗之毀譽乎哉余懼其自傷不遇或頹蕩而無俚賴也爲歌猛虎行以壯之而又

復引滿以自豪且罰余觴者之未嘗知生也

王西樵炊聞卮語序

甲辰春三月吏部王先生以蜚語下羈所越數月事大白先生南浮江淮出其詩若干篇詞若干篇令維崧讀之詞則所謂炊聞卮語者是也或問維崧曰甲辰三月之事王先生可謂窮矣卽有曠達者於此亦宜無聊侘傺不平有動於中先生顧日坐講室與賓客爲隱語廋語俳語孟浪語且又日爲詞詞又甚工何歟維崧曰王先生之窮王先生之詞之所由工也客曰吾子之遭遇可謂窮矣然自揣吾子之詞與王先生之詞孰工維崧蹙然曰維崧之詞何敢比夫王先生卽維崧之窮何敢與王先生比大約維崧之所謂窮者不過旦夕不得志及棄墳墓去妻子以餬口四方耳未嘗對獄吏則頭搶地也負其薄藝以與賢豪長

者游則北里西曲之靚麗輙時騎徵逐其間哀絲豪竹之音又未嘗三日而不聞於耳也少年生在甲族中外悉盧盛小樓前後捉迷藏及黃昏微雨晝簾垂諸景狀往往有之今雖遲暮矣然而夢回酒醒崇讓宅中光延坊底二十年舊事耿耿於心庶幾不死而猶一遇也以故前者之泡影未能盡忘過此之妄想亦未能中斷百端萬緒窅窅茫茫如幽泉之觸危石嗚咽而不能自遂也如風絮之散漫於天地間簾茵糞溷之隨其所遇也蓋維崧者愁矣而未窮故維崧之詞將老而愈不能工若甲辰三月王先生之窮則何如拘攣困苦於圜扉間前後際俱斷彼思前日之事與後日之事俱如乞兒過朱門意所不期魂夢都絕蓋已覩此身兀然若枯木而塊然類異物矣故其所遇最窮

而爲詞愈工客曰善窮愁而後工嚮者不信乃今知之雖然必愁矣而後工必愁且窮矣而後益工然則詞顧不易工工詞亦不易哉

蝶庵詞序

蝶庵者史子雲臣讀書處也庵外爲庭三楹由庭而左達之爲偃室又縱之則庵在焉史子葢鉏牆隅隙地而搆之者也庵不十笏明窗交綢綺疏欄楯備中列烏皮几一竹榻一茗椀爐薰酒槍手鈔花間暨唐宋人詩詞雜置几上榻則笙阮箏琶閒設焉以俟能者庵之外亦不十笏甃石爲砌蒔牡丹數本史子居之栩栩然適也性不善飲又不能輟飲飲少輒醉醉則都無省記惟喜作小詞常謂余曰今天下詞亦極盛矣然其所爲盛正吾所謂衰也家溫韋而戶周秦抑亦金荃蘭畹之大憂也夫作者非有國風美人離騷香草之志意以優柔而涵濡之則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褻之音亂之以佻巧之習沿之

非俚則誣故吾之為此也悄乎其有為也泊乎其無營也儼乎其若思矜乎其若謀也久之而若釋矣如風水之相遭焉淪漣渙澌而成文也如街衢婦孺之歌咢焉纏綿滌盪而成聲也蓋余之為詞也如是焉止矣及觀吾子之詞湫乎血乎非阡非陌乎何其似兩山之束峭壑窘蠢阨塞數起而莫知所自拔乎抑衆水之赴夔門乎漩渦湍激或蹙之而轉輪或磯之而濺沫乎譬之子子學莊余學屈焉譬之詩子師杜余師李焉雖然毋論當世即千百載而言惠施者莫余與子若也蓋史子之言如此余因反覆其蝶庵詞一卷沉吟掩抑定為必傳又寧獨余言以為必傳即子亦當自知之也抑吾兩人論交三十年矣鬻者腦滿腸肥年盛氣得俯仰顧盻亦思有所建立乃者日月愈邁老

與賤俱顧猶不自持流涙於旗亭酒壚間屢屢挾紅牙檀板爲北里梨園長價況思疇昔知益不足道矣會客撫邑中故事談次偶及一先輩鉅公客曰此公人品頗足傳假其生平曾作詞曲耳余與雲臣聞之皆大笑

青堂詞序

甲寅春余友史子遠公疾將革呼余榻前手一編謂余曰此予年來所爲詞余歿後子幸爲我釐訂焉毋使其無聞於人也語嗚咽絕沉痛可悲余淚涔涔承睫下不忍應然心則已私諾之始余與遠公同里閈然遠公宦遊久余亦東西南北覓衣食間歲歸率踦閭門一語耳固未嘗相知深相知深則自壬子冬遠公魏塘歸始是時遠公新與顧庵曹先生以塡詞相倡和余適與雲臣竹逸諸子亦爲詞里門遠公甫抵家亟走覓余輩談詞淋漓恣肆累晝夜不止一日酒半遠公奮髯抵几呼予言曰余詞成其命名青堂乎夫青堂花之蠲忿者也余不幸生數歲而孤故居蕩析兄弟鮮所倚伶伶傳傳寄居旁郡縣姑家雖常舉於鄉

浮沉學舍爲生徒師非其志也戊戌之役闈中已擬元主司以引嫌故卒抑置副車第一人居京師困不自聊爲人畫花卉禽蟲山水竹石或作徑寸劈窠書十指皸瘃謀捃拾自給墨痕粉跡輒漫漶僧寮酒壁間其所爲書間一邀先皇帝咨賞問其姓名惜侍臣默不敢應也時或諸王帝冑設九賓筵以召之不肯遽至至則解衣脫帽叫譟無人臣禮而王顧愈重之所賞賚書畫狗馬無算然卒無所遇也間輒飲酒而悲一日大醉齧案上椀碟大小數十器幾盡穿齦齶齒裂痕侵入顴頰間流血被面坐以此得狂名今刮磨久故態禁不復作矣然不平侘傺之色顧未嘗忘也酒旗歌板吾若將終吾身焉樂天知命而不憂余其以詞爲萱蘇焉可乎余聞而悲之常與余輕舟委浪上下龍

池善權兩山其間湫洞窈黑峰嶆巔屴頹谿破壠蛇虎跡半人𢛯懾不敢登遠公則短衣杖策登頓若飛讙呶狂笑聲砰訇崖谷間栖鳥傑傑卒驚起又余輩竊從北里諸倡游初不令遠公知遠公輒拊掌排闥至罵公等非長者乃以予為不足與游也則相與敖弄為小詞詞故多多又極工居無何余苦滯下遠公數視余寢舍時買蓮芡薏苡饋予少間又市鮭菜啖予慰勞如家人乃余瀕死不死而反哭吾友也悲夫遠公疾僅後予一月其疾也亦患滯下又余兩人相驩俱以詞故予於遠公沒哭失聲讀其詞益重傷予心也遠公有丈夫子二皆秀嶷能讀父書夫人子之思其嗜也於吾親玩好諸物象犀珠玉之類極細碎不足道猶必摩娑而庋置之不敢忘況詞之為物流連唱歎其

魂魄猶應戀此乎評竟遂覓其子歸之

任植齋詞序

憶在庚寅辛卯間與常州鄒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傾月落杯闌燭暗兩君則起而爲小詞方是時天下塡詞家尚少而兩君獨矻矻爲之放筆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間其在吾邑中相與爲倡和則植齋及余耳顧余當日妄意詞之工者不過獲數致語足矣毋事爲深湛之思也乃余嚮所爲詞今覆讀之輒頭頸發赤大悔恨不止而植齋舊所爲詞則已大工今集中所載十索諸詞寄衣漢宮春詞暨酒闌題壁念奴嬌詞阮亭所謂杜紫薇後身者是也植齋秀拔警悟自爲兒時卽有顏子之目迨後學益練識益老才氣益噴薄而經奇賦序箴銘書記傳贊諸體出入班馬韓蘓間詩則沉博絕麗擬議變化沿漢魏以訖三唐宋元明以

來無論也塡詞顧矜愼不多作已足傳吾植齋矣噫自吾與子學爲塡詞其歲月也不爲不多矣庚寅辛卯迄於今閱二十餘年矣此二十餘年以來人事日非江河漸下昔之文酒高讌尚能之乎盍同郡之內百里之間平時交好有屢歲不相見者矣文友旣亡程村旋沒夜深月黑經過舊游覔當日旗亭北里老伶工亦寂寂無一二人在者展植齋與鄒董倡和諸詞殘煤敗楮乎猶見疇昔之練裙檀板也蛛絲蠹跡乎恍遇徃者之酒痕墨汁也余能無悄然而三嘆也耶然則斯詞也以爲金荃之麗句也抑亦蔓華之別錄也已若其詩古文全集則諸先生序之也詳故不多贅

詞選序

客或見今才士所作文間類徐庾儷體輙曰此齊梁小兒語耳鄉不覩是說也寻大怪之又見世之作詩者輙薄詞不爲曰爲輙致損詩格或强之頭目盡赤是說也則又大怪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開府哀江南一賦僕射在河北諸書奴僕莊騷出入左國卽前此史遷班椽諸史書未見禮先一飯而東坡稼軒諸長調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與西京之樂府也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上下古今如劉勰阮孝緒以暨馬貴與鄭夾漈諸家所臚載文體壓部族其大畧耳至所以爲文不在此間鴻文鉅軸固與造化相關下而讕語巵言亦以精溪自命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

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爲經爲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今之不屑爲詞者固亡論其學爲詞者又復極意花間學步蘭畹矜香弱爲當家以淸眞爲本色神瞽審聲斥爲鄭衛甚或爨弄俚詞閨襜冶習音如濕鼓色若死灰此則謿詼隱庾恐爲詞曲之濫觴所慮杜夔左驥將爲師涓所不道輾轉流失長此安窮勝國詞流即伯溫用修元美徵仲諸家未離斯弊餘可識矣余與里中兩吳子潘子戚焉用爲是選嗟乎鴻都價賤甲帳書亡空讀西晉之陽秋莫問蕭梁之文武文章流極巧曆難推即如詞之一道而餘分閏位所在成編義例凡將闕如不作僅效漆園馬非馬之談遑恤宣尼觚不觚之嘆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則余與兩吳子潘子僅僅選詞云爾乎選詞所以存詞

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

周文夏稿序

余友周子文夏給假省親南還暇日挈余同游檇李會賈人請其臨埸新藝行世文夏屬余點定集旣成且屬余序余曰今子之文天下莫不聞又何所事余言者雖然念自總角定交以來晦明風雨歡同骨肉又少小共里閈齒長於余六七歲兄不棄而以弟畜余相知之深誠無有過於余者余何可以無言夫文夏天性忠孝人也今文夏乘高車駟馬而游乎里中衣錦還故鄉文章英麗聲譽爛然擬於嚴助司馬相如之徒此天下所知也文夏自二三年以前生於逸樂而不離憂患長於富貴而不殊貧賤此天下所未知而亦族黨親懿所未深知也顧余獨知之猶憶辛巳年文夏尊人大司空以忤權相故被逮當是時妖異疊

見意旨叵測文夏以司空幼子年僅弱冠耳慷慨請從別妻子處分後事司空公一日寃即一日不生還耳於是冒風濤渡長江則幾死山東河北大饑道路人相食則幾死東平東阿間賊帥蠭起谿谷硥确白晝旌旗出沒鼓角之聲相聞文夏則乘一騾夜雜於王將軍之隊以行夜倉卒步騎猝發人馬蹂踐騎駭而逸墮身萬馬中屬有天幸得免而無何王將軍者悍將也不肯行則發七十騎衛以行日將出見一騎繡旗飛鞚而至僞爲王將軍兵符欲公子合兵符公子歸而因以刦公子也文夏則以計紿之遂脫抵京師晝則青衣徒步數十里遍謁長安諸貴人白司空公寃夜則橐饘入請室從司空公卧耳居無何司空公卒免嗟乎可不謂難哉又數年爲乙酉江南遍地揭竿起千

里無人烟又宜興濱於太湖魚鹽惡少年數百人相聚㦸
中爲羣盜一日文夏擕輕舟避地村落間道遇羣盜數百
人刦之文夏曰若輩之意云何曰吾輩誠無他欲公子留
此耳且固曰望公子來也文夏曰諾則以計給其盜長數
人盡縱其所掠婦女輜重以歸徐與羣盜曰若欲留我甚
善若固能從我乎衆皆曰諾文夏曰吾有老父在欲一歸
卽來耳衆又皆曰諾文夏遂遁去文夏去而轉徙流亡家
業資產亦畧盡又數年邑令某某者尚謂文夏世家子是
其家不貧思中之則以蜚語羅之法鉤連備至文夏家業
又去三之二文夏彌鬱鬱不自得久之謂余曰吾親老矣
不幸而又罹蜂蠆吾安能長老牖下從子游乎雖然疇昔
之言則固在也遂行搿文夏爲人天性忠孝而數年以來

患難貧賤又如此文夏旣已貴而余者家居田獵久又横遭世口語作客吳越間文夏念故人攜之廣柳車所以慰勞周旋者如同姓然然則非生於逸樂而不離憂患長於富貴而不殊貧賤者安能殷殷於布衣昆弟之歡若此也

若夫文夏之文則天下所共知也

路進士詩經稿序

客問於陳子曰詩何以列於經也陳子曰先王之設詩也將以宣美教化扶進治術倡導性情疏解鬱閼是以忠孝之旨溫厚之思莫尚於詩也詩之爲體始於風夫風者起於閭閻井臼之間匹夫匹婦男女勞苦之際馴之被乎謠俗達乎郊廟感君父而致鬼神益其義如風然披拂肢體流暢心志舒徐浸灌而莫知所從來故謂之風也由是而爲雅頌無不沿於風故曰詩之體始於風也若夫詩有興有比有賦夫人之爲詩也正言之不如其反言之莊言之不如其寓言之緣事感物伉直懟激以言之不如觸事善變流連擬似以言之今試瀏覽三百篇出乎賦者什之三出乎比者什之二出乎興者什之五則又謂比賦始於興

焉亦可也客曰吾子之言詩詳矣意所爲詩必能審音按律諧曲赴節如漢魏以來曹劉沈謝諸家而後可今之爲詩者流治一先生家言屈首比偶湛溺帖括習章句而掇世資豈與古之言詩有當歟子豈更有說歟陳子曰固矣哉客之說詩也今之詩猶古之詩也今之揣摩呫嗶而爲詩猶古之吟謠繼艷而爲詩也聞之諸先生儒者治一經則思獲一經之用然則詩之列於學宫也非僅爲摹繪牽綴淹麗與博遂足以成名也務使詞必稱意格必稱理舉凡悲歡愉戚幽離蕩往之境與夫鳥獸草木詭奇變譎之狀一切澤之以正大而規之以和平天子採其聲可以定樂君子聞其音可以觀化孰謂今之制義非延涓之能事藝曠之極致歟客曰然則今之世治詩者多矣能爲詩者

幾何人陳子曰夫弘正慶曆諸先正尚矣遠者更僕不勝數近則雲間陳黃門先生詩藝衣被天下爲制舉之神臯毛鄭之宗匠乃其教又往往而絕也吾里中有路校元進士其爲詩藝也窮研盡態尋變入神屬詞比事引商刻徵當其棲氣於毫芒之表歛才於抄忽之端藻不役采練不損格雋不累道玄不墮理故其爲十五國風也貞淫奢儉如葭灰之應律也其爲雅也抑何其禱而非夸誹而不怨乎其爲三頌也穆乎有明堂淸廟之象焉駸乎有祖功宗德之遺焉先是校元爲諸生其於詩童而習之殫精而治之及舉於鄉上計吏車猶寒暑咿唔晝夜繕寫丹鉛筆札經營慘淡無異於爲諸生時蓋又三閱歲而成進士校元之爲詩文庶猶古之詩乎若予也少不如人幼而輕世每

玩情於技藝間溺慮於淸狂驅筆所之徒成雕繪及其壯也摩娑五陵之隊馳逐三河之埸一應制科主司不言其工即予亦自憎其非工也者倘所謂天焉非耶客唯唯而退時進士伯兄吏部先生方與予爲詩賦之交而進士梓其詩藝亦屬予讐校其篇首當有序遂書與客問答者以序之

陳石書姜子嘉制藝合刻序

士不幸具班張崔蔡之才屈首陋巷隱約無窮時而求以有聞於世也實難甚者轗軻日久思智亦詘才慮荒謝榮華邈然昔人云窮愁之言易工窮愁而言工吾以爲窮愁猶未甚耳洵窮愁奚能工也以吾觀友人石書陳氏子嘉姜氏不然石書瑰偉英博文章高曠卓犖夭矯傑然以古作者自命爲當世所推服者二十餘年念生平一二故人皆已掇高第位通顯朱丹其轂輿從甚都而石書以諸生濩落如故不得已而羈遲困頓於逆旅間然石書與予酒酣嚄唶作蔡澤涼亢語謂富貴吾所自有也窺其意不恨子嘉與石書同舍十餘年生平溫厚淳謹才鋒內歛天下一切可驚可喜幽離駭愕鳥獸草木神鬼誕譎之變幻舉

無所動其中發爲文章窈然而深爽然而秀按部就族若輸般之督其指端而不敢少溢於尺幅也誠有當世所不可及者余病矣年齒壯盛憂患糾纏鮮民之生禽喙苟活猶不自愧悔而腆涊脂韋於當世三尺童子皆羞稱之然則所云窮愁益甚而言亦不工莫有如陳生者富貴則顧盼英玅貧賤則顏色闒茸是惟達人爲能感慨以自奮耳行名淪汨一不如人而搦管序二子文二子其謂我何

陳迦陵文集卷三

宜興陳維崧其年譔

章丘曹貞吉實庵

商丘宋犖牧仲

武陵胡獻徵存人 選

宣城梅庚耦長

弟 維岳緯雲

宗石子萬 參閱

男履端

姪 淈 校

吳子班讀史漫衡序

貴池吳孟堅譔讀史漫衡一卷凡若干則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維崧讀未竟伏而嘆曰嗟乎余今日而益泫然於余師之旣歿也余師以狥節死天下莫不知獨是文章之感生平知已之深見子漫衡一書而不覺其有槩於中者余今日而益泫然於余師

之既歿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纔年十四耳記一日者余以制舉藝呈先生題爲葉公語孔子及太師摯適齊那君之妻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抵几立飲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材也出其文徧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鄒臣虎先生於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者師見余假道於虞以伐虢文則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智也而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者余作霍光論責光以不早選保傅輔助昌邑王至廢立大事徒决於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葢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熟於史其教維嶽也亦必令其精熟於史今先生歿二十年矣愧余將老而無成伶伶俜俜篋中僅僅保守樓山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

無人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葢旣傷余之老而無成又傷余縱旦暮不死有所纂述述亦無知巳如先生者咨嗟擊節共相揚扢也巳茲讀吾子漫衕一書蒼而勁覈而不佝又且始於鴻濛終於文信國立志皦然不苟何其似余師也嗟乎余是以不得不益泫然於余師之旣歿也昔洙泗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築室於場獨一端木子屈大夫弟子知名者宋玉而外尚有景差唐勒而招魂九辯惟章華賦之極哀何者師友之誼人之所同也文章之感生平知巳之淚則又極不能忘也惜也余將老矣若夫琢磨砥礪以卒談遷彪固之業此則子之責也夫此則子之責也夫是爲序

錢礎日史論序

梁谿錢子礎日作史論數萬言集成客問陳子曰固矣哉錢子之論史也今夫留意世事術家所忌恣言成敗滋人口實以故疎誕如公等或飲酒惛其機頹或戲弄銷其思智神器曼放符於自然錢子奚不憚煩耶奚意念之深也陳子笑不答客退適錢子書來屬余序余曰微錢子余固將言之向者與客言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陳子與錢子生同世居同郡相善也又同遇世難陳子結髮慕晉時阮籍溫嶠之爲人行不問淸濁肆志而已父老憐之以爲淸狂當世誚之以爲朽物如客所云飲酒戲弄時時有之不以爲病也錢子則砥礪廉隅修飾儀羽其所言必爲學士大夫所模楷其於古今人品之邪正學

術之是非未嘗有銖兩之差秋毫之剌謬也鏡眞僞考成敗如奕秋之於奕泰豆之於御魏文帝之於彈棊也是故錢子與陳子兩人之行不同然兩人相得愈歡甚錢子風義峻激意氣狷絜謝眺擢岸獄之悲摯虞丁饑寒之患陳子不以爲非陳子混跡傭保埋名雜作南山種豆作歌寓不平之色東海牧豕擔書厠穢賤之行錢子亦深以爲是非錢子不能爲史論非陳子不能爲錢子論序也蓋先是貴池吳先生太倉張先生俱有史論云吳先生意氣雄偉倜儻非常所著樓山堂史論高文老識成一家言有極筆之歎矣張先生并包墳索淹貫竹素家君嘗與嵇言間過婁東謁太史見其輜駢雲集落紙如飛應對飈流侍史腕脫魏信陵賓客三千朱齡石書函七十絕嘆爲神人也今

錢子上下數千年翩翩足樂豈非兩先生復勁哉余因述兩人之行不同而志則一并及貴池太倉兩先生之論史者以爲錢子序若夫著論風指陳子不欲言也陳子者飲酒戲弄之人耳論史溪心自有相發明者又何藉於此等人矣相發明者何黃子漢臣張子燕孫是也

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錢塘先舒毛氏撰韻學通指一卷彙說古今聲韻之沿革通闕旣取柴氏紹炳沈氏謙與所談諸韻而嘗撮之先是先舒有與紹炳論詩諸書又有與蕪湖蕭氏雲從論杜律一書維崧劉覽終卷見其摭拾詳核根據典洽發函伸紙作而歎曰王迹閟鈌雅頌失次聲律一通曠焉莫講今者毛氏審音按節窮神入微析離合於毫芒辨陰陽於抄忽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臻此或問於維崧曰夫毛氏鈎貫撰索僕旣聞命矣抑亦一藝之末無大裨益賢於博奕而大異壯夫足下固稱述之不置何歟維崧曰若者所謂囿疏屬之拘而不足與極天人之數滯竅纆之內而棄窅渺於不察也先王繫心奢儉寄懷謠俗於是令輶軒采

風雖細民匹婦之思致亦或自效於井臼之側擊轅之歌應風雅焉當是時民風愿樸雕朽不作抗喉曳尾鮮所繩墨粵自六季以降暨於金元詩歌則有沈約孫愐二韻詞曲則有周德淸韻新聲代啟韻亦因之以及宋吳才老棫明楊用修愼稍能通古咸有綴輯韻學彬彬備已若使擬贈婦述祖之篇而必押家爲姑作吳趨越艷之體而乃激些成亂染指花間而預爲車遮勸進躭情南曲而仍爲闕鄭殘客無論實大雅之罪人抑亦是閨襜之別錄也客何昧昧焉而不之考歟客曰然則韻之所繫固若是歟維崧曰寧第此也夫靡顏膩理或致悼於重扃有能爲縈絃之思者則隔垣若覯焉貞臣誼士或蘊誠於帝閽有能爲撫箏之悲者則讒疑遂渙焉甚者周髀以之驗其歲差皇極

以之生其纖數游魚牧馬感極於飛沉白鶴玄雲氣通於上下奈何嘗同蠟屐棄如秋蒂耶維嶽以是溺於毛氏形之喟歎也或曰子少而漁獵樂府採葺騷賦又嘗縱情伶伎託術彈撥若是於韻學一途宜習之者稔矣毛氏之說果無魚豕歟抑子駭東門之鍾鼓而畧無送難也維嶽曰毛氏一書於撮唇抵齶之間閉口鼻音之際收聲轉換點呷反叶無不殫其精微靡忽銖黍僕鑽仰不暇奚所發明乎僕善病作詩苦於才盡作詞苦於情長吮筆濡毫罔焉若失聊書韻學之大指如此

皇士卧遊記序 代家大人

昔尚平有志為五嶽之遊而以為必俟婚嫁畢然後了此夫脫畧世緣而後問途霞表抗跡靈區吾恐五嶽之笑人久矣吾宗皇士少好遊則從 先文莊公為貴游長益好遊則奉祀臨安拜官岡伯為壯游年來志愈奇意氣愈孤憤所遇一切轗軻不平之事愈多而其慕為雅遊也顧愈甚然迺者北風南枝動成間逖吳山越水便作睽違不得已而托諸卧遊則皇士之遊不屢變而彌上者乎天下大矣其間衡嶽之烟霞沅湘之波濤石屋禹穴之蟠鬱終南太乙之沉雄九江彭蠡孟豬三峽之洶湧而澎湃也誠何能一日忘於胸中哉僕老矣五十之年行已過之追思舊遊邈不可得即欲近而問桃葉之燈火訪錢塘之士女而

經年戎馬曠若山河間歲幽憂都爲秦楚又況燕齊險阻之邦滇僰遼遠之俗又何望哉沈烱思鄉獨下通天之淚鍾儀思土能爲軍府之掾僕與皇士同付之一夢而已

金陵遊記序

憶余八九歲時家雞鳴埭下時先少保尚在猶記一日從板輿後遍訪棲霞牛首靈谷諸勝時滇南楊龍友讀書攝山寺衣冠舉止髣髴晉人至今思之猶歷歷若夢中事巳卯余年十五寓白塔巷朱園壬午年十八寓鷲峯寺俱隨處士公一時名士如容之舒章朝宗人各踞一水榭每當斜陽𩯭鬟青簾白舫絡繹縠紋明鏡間日以爲常然是時先少保沒已數年雞鳴埭下宅已轉徙他氏矣後余頻過秣陵而風景頓殊人琴都異疇昔板橋鳴珂諸巷荒烟蔓草零落不堪中年蕭槭亦欲拂拭展素一序舊游而傷於哀樂輒嗚咽中止今觀阮亭先生諸記明窈而屑瑟青溪三十六曲曲曲俱在筆端嗟乎先生殆移我情矣秋日過

廣陵先生出此索余跋掩抑摧藏泫肰書此

歷陽遺音序

歷陽遺音者和州戴本孝所集也和州葢古歷陽郡云書成屬其友宜興陳維崧爲序維崧曰子之撰是書也何爲哉戴子曰夫古之君子於其室廬墳墓俱有忠厚惻怛之懷於其所居山川人物與俗土風災祥氛祲鳥獸草木皆有流連不能已之故而況天時變於上人事遷於下盛衰興廢之迹作於其間有極難言者夫余歷陽人也安能忘情於歷陽哉顧身隱矣既已少賤褒譏而諷諭焉非蓬蓽者事也無已則有古人之言在某水某丘某古人所憑而弔也某墟某里某古人所游嬉而歌歗也某事某古人所謹而誌也吾從而薈之擇其言尤雅馴者而悉載之間不怒而言不傷是則余之志也夫維崧曰有是哉子之爲是

書也雖然戴子先府君敬夫先生文章氣節掉鞅宇內今戴子鼻翁又俱肥遯巖穴遂以此終老是豈僅以文章重即言文章亦宜如古董狐倚相諸人自成一書垂之金石無難者今身既不用又不克行其言徒藉昔人之遺音以攄其慨慷悲歌之旨幽愁怫鬱無可如何之思噫嚱戴子之志其可悲也已吾聞歷陽一大都會也橫江當利南北必爭蓋往往爲齊梁北魏用兵處又聞崇禎乙亥十二月流賊破江北歷陽之忠臣孝子義夫烈婦膏血原野伏尸枕籍者不下數十萬人敬夫先生曾以馬箠叩留都大司馬門司馬發老弱士卒五百人往無一人免者迄今門外有五百人塚云後之覽者覩其城郭之崛然以蒼山水之巍然以長時代之或興而或亡蓋井竈既已夷滌臺既

已平卽有父老已無能言其事者有是書也將慨然而生
感矣

百愚禪師語錄序

禪師俗姓谷氏河南南陽桐柏縣人以洞上宗旨鉗錘學者凡九主道場大暢於青龍荼毘於善慶建塔於善權善權者吾邑溪山最勝處歷代仙靈窟宅也先是邑中蔣㴑齋先生以宰官為釋氏護法念茲山自洊更兵燹來榛莽之所叢生貛豕之所嗥嘯法席非得人不可於是不狥名不懾勢特迎師主是山師至則攘幽剔穢復故拓新寺大治繼師者即師嗣法寒松寒松神明警秀威音肅然其詩則吾友顧茂倫及山夫亟稱之師沒後寒松手輯其語錄爲若干卷藏寺中寒松嘗為余言師為人清冲簡勁是支道林竺法深一流人及讀龍眠先生所為師塔銘條分縷析寒松之言益信既又讀師語錄龍駒㸌踏天馬脫羈時

而說法藏然時而拈花微笑竊嘆自一花五葉以還青原南嶽提唱兼行然未有颯爽森張單提直入如禪師之踸踸者也則吾於寒松之言益大信噫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擣撦嚼蠟捕風輙揚揚然詡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啻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綴權勢憑藉貴游攫人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為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噦之聞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屈指疇昔則禪師既寂晦嶽繼坳即寒松亦席不暇煖他徙問其寺則已為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僧瞽當日老道人皆鳥獸竄矣鷲飈所及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無慨

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盂而飲之風霜刻轢泉香而石瘦則猶能想見師之爲人

寒松禪師指迷錄序

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觕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睽際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羨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西方之教如是卽吾聖人之教亦何不如是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窘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在儒者見其確苦如是亦必稱之曰賢觀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荆溪竒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權爲最而善權尤以寺名始吾游於國山烟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冷然松柏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爾若於三生之堂捫雷書所鑱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牆屋以自絕也曰下舂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權而山

林晦冥鳥獸悲嘷求其一二零軆敗蘸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泉聲鳴咽白晝凄凄聞鬼啼徘徊躑躅迷不得路蓋寺之墟也久矣而所謂悄然窈然者崖顛谷踣之後伶仃獨存恐恐乎其無隣也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鄉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攫福地而有之者也甚矣哉則若人之爲也吾常慨夫世之强有力者欺凌攘奪之胥幾不測其所終因是思欲逃於西方寂滅之鄉恣睢洸瀁以自適也顧其所爲反若是甚乎吾則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尚懼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人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編冀存其教於永永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之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跖行圓山靈所

不樂與居也金膏玉瀣之區爲古棲眞所窟宅則一炬也
安知非山光水色助之焰而自爲湔洗乎則是人也卽不
謂之迷也亦宜

贈周櫟園先生序

櫟園先生頌繫之五年天子憐其冤事大白於是先生旣脫獄南還至揚州揚人士識與不識聞先生至無不大喜爭持牛酒賀陳生維崧適游揚亦欲一見先生私輒自計曰維崧江表鄙人耳家貧詘於衣食奔走江淮間未獲以文章末技奏於先生今來廣陵又多博徒賣槳者游雖欲見先生恐未有路也獨居淡念不能自決者累日如臯冒君辟疆余父執也一日自外至語維崧曰櫟園先生知陳生亟欲一相見子無悞陳生聞是言竊自喜且夕謁先生則先生已枉車騎跡陳生於市中以故左日巳晡復上謁先生則揖陳生入置酒食陳生攝衣就坐醉則歌先生所爲詩先生擊唾壺和之一座盡驚先生起謂維崧曰老臣

獲戾六年於茲矣六年以來關木索嬰金鐵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卒隸則涕怵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寧知復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國家大恩卒賜湔濯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人為老臣拷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為老臣斃三木下者十餘人矣有司曰臣冤道死者一人瘐死二人餘皆瀕死數矣卒無有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為纍臣槖饘計又不知幾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結髮為吏實未嘗有所恨以至斯也一客起曰誠如公言益公所至多善政吏民戴之閩人士至作四泣圖此皆地遠不逮論論吾所及見者公備兵揚州江南甫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者有急裝自北來以馬箠叩營門叩已攄地坐諸將偶倉卒不知

所出公直前上謁急裝者熟視久徐曰彼齠齡而白晳何
爲者公嚄唶曰君貴人吾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摖
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泰州桀黠奴董宦室者反詞
也公厲聲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搆姑詗之第君
馬勞不宜復有所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廐馬以去急裝
者喜越日偵騎至桀黠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好全活人
類如此又一客曰當公治兵時而江南撫軍某者性險鷙
尤嗜殺人一日漏下二鼓公寢門闔矣諸將譁云撫軍趣
議事且言速駕車以來不及則單騎來又不及步來人聲
鼎沸一市人盡驚往來轅門間公佯卧不起勅諸騎士前
後植炬戟笳鼓大作列炬如白晝然後起起又徐徐行撫
軍僱騎道相望至則諸將士悉堅鋭彀弩相向白刃夾道

立立堂下撫軍坐堂上公至撫軍恚良久語曰吏報城外某處有賊巢吾待公至將盡撲殺之公奈何來姍姍者公曰以吾料之必無是撫軍怫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公應曰諾撫軍沮則令諸持長鈹者退公曰適倉卒未暮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徐徐出呼騎士轅門外譙讓之曰夥頤撫軍邀吾會食向者驚呼奚爲捽其髮徧笞之一市人始知嚮所傳聞實謬悉散去城外亦卒無有所謂賊是日也微公事幾殆客言未竟更雜述先生數十事皆倉卒間戡定大難恩澤及人者堦下人聞之躡足語至有泣者最後一客年七十餘狀微僂齒缺落且盡述公解任維揚日揚城十萬戶砌城留遮道泣聯袂成帷天日爲之霾既巳就道哭聲撼天地城闉崩摧語絮絮不可竟陳生雜

席伏奉卮酒先生前曰吾向在如皋冐君辟疆受先生知最深談先生事最悉今又聽客所言昔李廣爲將殺降卒乃自刭于公治獄平恕後乃克昌今先生陰德奚啻于公疇昔之事吾固知其往而必返也豈惟復返自此以後無疆之慶卽以此卜之矣座客孝威鄧氏畢倩程氏曰今年先生正五十揚人士思有以觴之卽以子言爲先生壽可乎先生大笑爲陳生盡一觴

贈邑侯李蔚宗序

豐城李邑侯令宜興之三年邑大治其行也邑人士皆作爲詩歌以送之而屬陳生維嵩爲之序維嵩作而言曰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不亦大可感哉古之人吏治與儒術出於一而今之吏治與儒術出於二古之盛時爲天子崇吏治飭儒術者上有賢宰相下有良有司宰相爲天子治天下有司爲天子治一邑有司之權與宰相等成周之世國君修鄉校之禮而士亦得執羔奠雉以旅進於長吏之庭歲時讀法函蜡飲酒亦必爲之鼓篋釋菜以隆其儀筐篚庭實以厚其禮而又未也爲之嘉魚以燕衎之爲之鹿鳴以和悅之爲之投壺哨矢禮樂射御以嫻習之故有司之德意洽於子弟而百姓之疾苦亦得告於長上蓋士之

視有司也甚親而士之自視也亦不甚賤今之人則不然爲有司者有簿書期會之繁劇有文綢繭絲之摻切頭會箕斂日要月課即欲與都人士一相見勢且有所不暇且士之自賤也又實甚其黠者舞文拼法倚府史胥徒以爲奸其愚者則皆以逋縣官租賦赭衣匍匐於堦下耳故有司之賢者皆不樂見士而士之自愛者并不敢一見有司爲賢有司且不敢見況其他乎自侯來宜而侯之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皆一大異國家軍興倍徙時宜與之苦窳也又倍徙時顧侯則無有難焉者漸摩浸漬招徠感化民無所苦而國賦克暇則與士之賢者講藝敦禮崇信讓明任卹士之獲進見於侯者俊秀之外無莠民焉湯生原選維崧中表弟也數年最受公知陳生文鷺維崧弟也其

感侯也尤最深陳生者客游久矣間月一歸兩生必以侯之仁政述之維崧且以邑人之歡忻鼓舞於侯之來與悲愁思慕於侯之去者而舉告之於維崧維崧曰國家移風易俗之事上賴賢宰相下賴良有司先生一治吾宜而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者俱大異焉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維崧者治下之老諸生耳家貧詘於衣食授書江淮間以餬口先生之庭至今尚未一進見而先生顧若深知有維崧者則又古人所未易及也夫賢長吏之於世也既不易見而士之受知於當事也又不可忘先生之來也維崧既不克見矣其去也又何能忍而失此知己乎崧雖將老尚欲一修弟子禮焉侯其許我乎是為序

贈徐渭文序

松之為性也虬枝鐵鬣干霄拂雲已耳黃山之松獨不然縱行半里橫行十里弇者若窌破者若竇奔獅怒猊絕不與沙土附地高故也今夫水汪洋澎湃一瀉千里廹而搤以瞿塘之峽兩崕束櫃萬派爭門或激之而成輪或觸之而迸沫龍螭雷霆詭譎萬端是豈水之性哉厥惟勢險故其在人也詎無黃山之松瞿塘之水乎哉則吾友徐子渭文是渭文為名家子蚤自少師文靖公以承平宰相培植元氣汪濊煦沫故流澤遠而保世昌又渭文自高曾以來世積勳業其尊甫二玉先生烈才峻性復磊砢負正骨詩文畧妙蔭映藝苑渭文徜徉於隱囊麈尾間平流而進亦當取青紫如拾芥此即昔人所云王家子弟猶當作尚

書郎耳乃一旦遘會世變即屏去經生家言絕口不事復少負異才不自禁制激昂跳盪闌入古作者堂詩歌騷賦下筆數十萬言不休出其緒餘溢爲繪事輒復空蒼秀潤識者嘆爲絕作余常酌酒勞徐子曰夫天下無事公卿之後必爲公卿乃稱克家耳於此而厭薄世趨捐棄帖括遊戲於書畫翰墨者則宗黨爭姍笑之羣斥爲跅弛之子若夫今日者士生斯世其地高其勢險平流而進爲庸士塊磊自異爲奇人吾見夫鬭雞走狗浮沉里閈者矣將猶不失爲王謝家風況夫才性瑰麗以詩文書畫自表異者乎今年秋徐子將出游而因屬予一言以爲序西風初肅白露滿空余既壯其有是行而又爲徐子悲其遇也詩不云乎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子之行也將何之乎庶幾游於成

連海上之鄉乎抑恣睢滉瀁於建德之國乎雖然干將鏌鋣光氣百倍天下自有知之者過鍾山有吾友半千龔先生吳門有孝章金先生是二先生者皆畸人而隱於繪事者也徐子見之其必爲我問之

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今人賤老而貴少而邵先生行年且八十豈得不困哉顧今天下之賤文士也其視老人也又甚衣冠之胄上車不落則官著作體中何如則拜秘書乘堅刺齒肥樂甚下至屠酤者兒屬有天幸生平不識一書飽數十椀肉羹耳若閉戶而誦一先生家言無益不與通也今邵先生年既八十且又善屬文以故益大困邵先生既久困而平居輒侘傺言曰吾年既八十且又善屬文若輩且如我何哉卒自若陳生之來如皐也客有短邵先生於陳生者曰邵先生雖工詩歌古文辭多讀書然其爲人非人情不可近子且愼勿與游陳生則竊從邵先生游居無何客又有謂陳生者曰邵先生善使氣好座上謾罵人是常於鍾景陵舟中

而面詆其客友譚元春又常過虞山謁錢宗伯稍待久之
即駡閽者而去陳生從邵先生游則又竊示以詩若文邵
先生率又大稱善陳生曰夫世之不近人情者何限能駡
人者又何限顧論者獨深求邵先生則非以邵先生貧且
老哉邵先生年八十窮無所依僦居於如臯之城西門臯
旣僻遠而城西又臯之僻遠處邵先生居之繩樞甕牖出
無兒入又無婦也僅一里媪依其門樵以居則為邵先生
爇火作糜耳邵先生家旣貧然實為廷評公後不慣惡衣
食飯必擇精鑿者性又畏蒜韭諸物不喜與人共食器居
旣僻遠室中無人不能夜飲諸少年或强留之則絕裾而
去旣出戶語喃喃不休人遂以邵先生為非人情不可近
且又善駡人羣然譁之其實邵先生衰年暮齒所遇多不

如意者人又不能諒先生而或反以詬先生可感也先生所爲詩上下漢魏三唐沈鬱深渾才法兼至賦序書記諸雜文上逼周秦次則陵轢班馬蓋先生之學包括史籍根据經術所選一書最號精緻尤復博通字學旁核籀篆其編緝已刻未刻書若干卷皆有裨史學詩集則冐嵩少先生爲梓以行世云先生字潛夫通州憲綱錄中所謂明詩人邵潛者是也先生每過陳生輒深語移日酒酣抵掌追述生平賢豪長者游如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先生零落畧盡遠者在五六十年前江南人家園亭臺榭之盛如無錫鄒氏錢塘葛氏亦皆數數易主甚或不可問而金陵嗚珂巷昔日所爲狹斜游者已化爲圍牢處矣因相與歎息泣下已又自言骨肉垂遠房闈離異五倫之道

幾於殞滅甚者有朱翁子去婦之事㤥妻悍室家道轗軻
蓋陳生聞先生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天之於先生
甚矣哉夫古今文人才士窮愁者爲多然未有窮愁如邵
先生者先生旣謬嗜陳生文而年正八十私謂陳生是不
可以無言夫陳生則又奚言吾竊悲斯世無信陵公子而
乃令　邵先生亦不一過其門則先生又出侯生上矣

贈蔡孟昭序 孟昭時年六十

余幼讀龍門游俠列傳如魯朱家郭解諸人心常慕之及覽班孟堅前漢書見樓君卿陳孟公諸公則又未嘗不慨然太息也乃今而又有吾友蔡生蔡生名潛字孟昭初字雲生吳人也或曰燕趙多慷慨之士韓魏多節概之夫古之負然諾逼輕俠往往生長西北者居多至吳吳音妖而浮諺數謾人必曰吳兒則又何以稱焉然古今吳中奇士遠不具論以余所聞近世若張敉梁辰魚錢同愛皆以布衣骯髒頡頏賢公卿閒甚至屠沽椎埋下賤亦能感慨立志節則又何哉然未若吾蔡生尤奇蔡生今歲正六十適居如皋余時亦游如皋也兩人相得驩甚余起而言曰以吾兩人客游相得驩甚又適値生六十可無一言敬爲生壽

乎蔡生曰子無遽吾將與子痛飲數十晝夜以悉余之生平而後求子之淋漓跌宕以為文陳子曰甚善於是蔡生日具醇酒飲陳生陳生飲必大醉先是陳生者飲不能一斗許也至是每日必飲飲必大醉因得盡悉蔡生生平陳生曰吾今而乃知生蓋俶儻好大節周人之急古之朱家郭解樓君卿陳孟公一流人也以生少時白晳美容止稱為江東璧人一時吳閶金陵諸少年被輕紈歌子夜爭交驩生惟恐不得當斯時也樗蒱飲啖之會意氣甚都相與盡一世豪士今其人皆安往乎生少年多雅游他所稱名公卿指不勝屈至引為上客者有兩相國焉居莒中則客朱平涵相君家入閩而楊伺孩相君者且推轂生不置也至以纂修玉牒薦入宗人府者則有馮留仙侍御焉先後

所與游從則有冒嵩少許若魯韓芹城陳木叔李霜回沈元嶔諸君子焉以及閩之郭聖樸黃若木徐興公吳之林若撫徐元嘆王德操諸山人與生稱莫逆交者今其人皆不可得而見矣而武夷九鯉之幽邃嶧山泰岱之巍峩皇都帝闕之壯麗以至乘醉而誤入王家之浣衣局也今其事又或憶或忘矣然而生至今尚存且稱六十翁也生顧不幸哉約畧生六十年中凡所爲事人爭嗤之以冐憲副之擢官顯要也而舟遇韓太史於途當是時太史實困阸則别憲副而從太史從太史居吳數年太史家復稍稍振則又别太史而從憲副游夫樂富貴而遺貧賤人之情也生獨非人之情也哉生又不記疇昔之事乎隴西之事之急也而其兄云命至臯橋屬又病亟生獨藏之複壁中八

皆爲生危之甚別駕之伴以千金昇生而生卒還其橐中
金也此二事者豈獨非人情所難抑人情更有難焉者已
亥夏有故人以大獄繫金陵且在圜城中旦夕將不測生
匍匐刀塗血道中五入圜城十渡惡浪當其義形於色骨
騰肉飛如風檣陣雨之不可覊紲也卒脫故人以歸後故
人居里中絕口不言功葢凡爲生所爲者絕難耳間吾常
語人曰有人於此置黃金千鎰於前而心不動驅猛獸數
十於後而色不驚若而人者吾始可與之友今觀蔡生信
然生今歲正六十媿余客游無以壽生若嚴仲子之壽聶
政兼之囊并無買酒貲可以酌生者惟是述生之生平而
作爲文以壽生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者是亦可以醉
生否乎生老而無子一女名含甚明慧知書以三世交歸

冐巢民先生生今且依先生以居云